

中華民國二十年五月出版



海上義生橡皮製物第一廠全廠景

商業世界

號二十第 卷五第

Published Monthly

Vol. 5, No. 12.

May, 1931.

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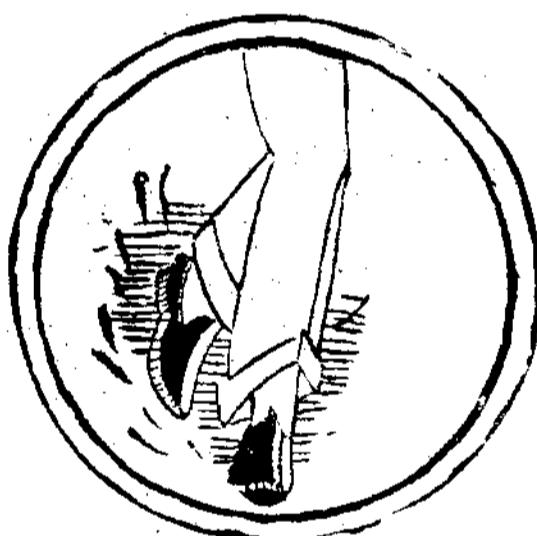
THE COMMERCIAL WORLD.

完 註 冊

國 全



堅 固 牌 套 鞋



售出有均號貨百各埠本

廠工物製皮橡生義海上

◀廠二第▶

號一十三路榔柵界租英

◀所行發▶

昌生義街聖興界租法

五四九五一話電

◀廠一第▶

號三十九路榔柵界租英

〇五一六三話電

紹介(計雜業商)由明請聲



編 著 言

本刊從呱呱墜地以來。至今已是五歲了。在過去數年的經歷中。時局是不穩定。工商是不繁榮。社會的不景氣。以及其他種種方面不協調的景象。俱足阻碍本刊的發育和滋長。事實告訴吾們。辦理提倡工商業和灌輸商人們智識的工作。在目前是一樁不易爲而又不能不爲的事情。因爲嘔盡心機。耗費財力。其結果一時的收效極微。這是不易爲。再看到工商前途的危迫現象。不容你坐觀待斃。那又令你不得不爲。總之是一件責重事。煩收效於逐漸的工作。所以本刊雖然從過去風雨飄搖的時期中。仍然一本初旨。始終不渝的奮鬥到現在。無非要完成本刊的使命——提倡工商業及增加商人學識——達到期望的目的。這是編者們小小的一點安慰。尙幸讀者諸君隨賜指教。踴躍訂購。

本期的內容可稱得是一本謀事的專書。我們把前此「余之謀事經過譚」的徵文。統統發表了。使讀者得觀全豹。增加謀事的智識。個個得着美滿的職業。

商業雜誌目錄

民國二十年五月出版
第五卷 第十二號



上海義生橡皮製物第一工廠全景 (封面)

編輯者言

余之謀事經過譚徵文

| | | |
|----|---------------|-----|
| 一 | (第十三名) | 顧訓 |
| 二 | (第十四名) | 閔亘 |
| 三 | (第十五名) | 徐涵笙 |
| 四 | (第十六名) | 唐培嵩 |
| 五 | (第十七名) | 徐緝卿 |
| 六 | (第十八名) | 盧培仁 |
| 七 | (第十九名) | 貢乙青 |
| 八 | (第二十名) | 文俊 |
| 九 | (第二十一名) | 醉櫻 |
| 十 | (第二十二名) | 陸學煥 |
| 十一 | (第二十三名) | 李修陸 |
| 十二 | (第二十四名) | 王性成 |

編 者

十三 (第廿五名)

十四 (第廿六名)

胡大齡
鄭詠梅

十五 (第廿八名)

孫樹興

十六 (第廿九名)

秦宗圻

十七 (第三十名)

蔣漢傑

中外商業大事記

上海商情

光宗

國貨欄

本刊第五卷總目錄

△天廚味精廠

△王開照相樓

△美商桂格麥片公司

△冠生園

△柯達公司

△益豐搪瓷公司

△華成烟公司

△勝德織造廠

△上海義生橡皮製物工廠

△中國內衣公司

△勤奮書局

引一索告廣



方椒伯 王曉籟
朱吟江 余日章
姚慕蓮 袁履登
徐乾麟 馮少山
許秋颯 虞治卿
勞敬修 蔣保釐
葉惠鈞 顧馨一
霍守華

(先後以姓之筆畫多寡為序)

扣 鈕 珍 賽 | 筷 牙 造 人

在青天白日旗幟之下中山裝
風行一時惟所用鈕扣多係舶
來品每年漏卮不少殊非穿中
山裝麗優雅現又特製一種賽珍
山鈕扣適合於中山裝之用爲
求普及起見對於價格一層特
別低廉愛穿新裝諸君及西式
服裝店均不可不備

尙有賽珍手鐲烟咀鋼筆桿
陽傘柄等不及備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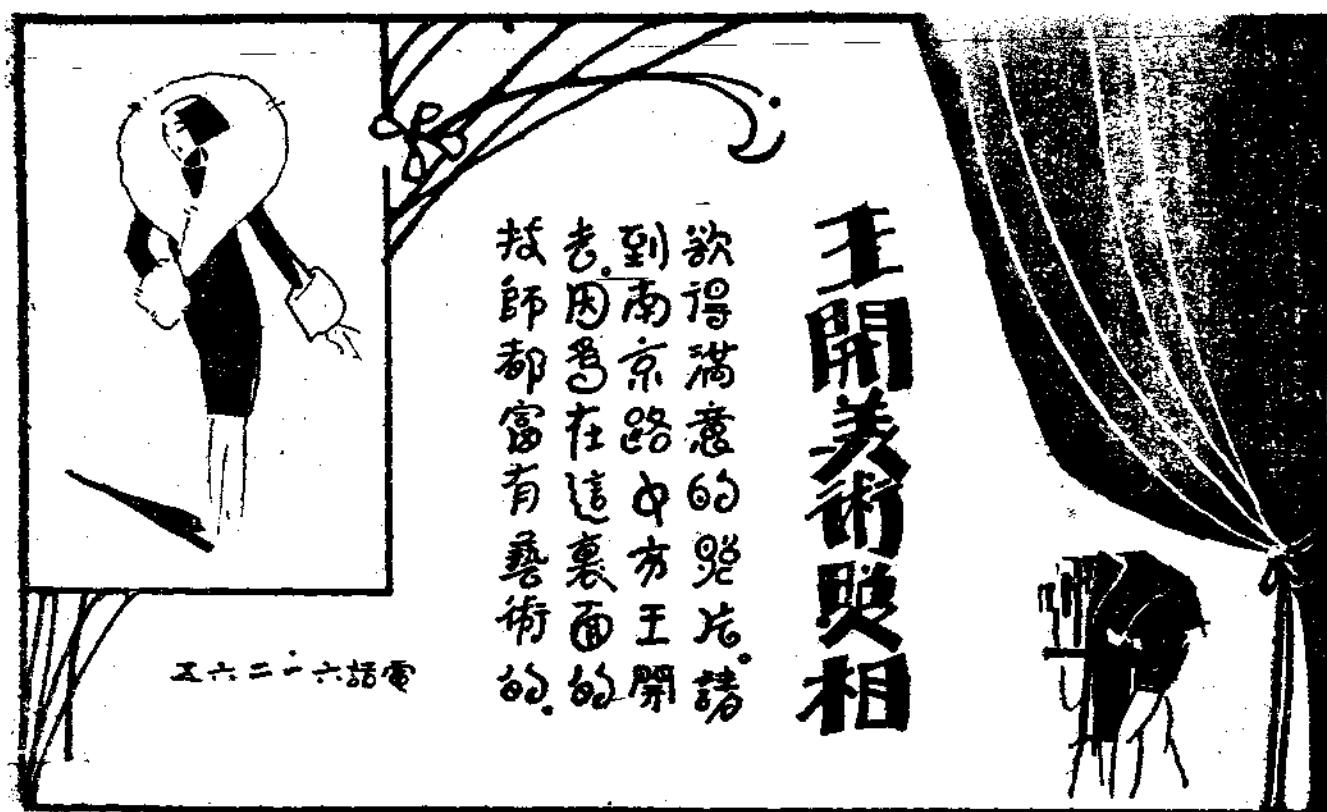
在青天白日旗幟之下中山裝風行一時惟所用鈕扣多係舶來品每年漏卮不少殊非穿中山裝麗優雅現又特製各式鈕扣美山鈕扣適合於中山裝之用爲求普及起見對於價格一層特別低廉愛穿新裝諸君及西式服裝店均不可不備

圖屋新之近最廠本



號四五四一三 話電 號九九九路渡沙小海上 批驗

紹介「誌業雜商」由明聲謹



以味精為最

國貨調味粉之製造

以味精為最先
但製造之方法

以味精為最進步
各種調味粉之品質

以味精為最高
但售賣之價格
並非以味精為最高

天廚味精廠

發行所上海寧波路三七九號

請明由商業雜誌（介紹）



余之謀事經過譚徵文

(第十三名)

蕭訓

當我去年在北京中國大學將要畢業的時候。失業問題浮蕩在我心頭。可是我並不覺得恐慌。也不覺得怨憤。更不覺得空虛。往往常在校內歡送畢業同學出校的宴會中。我常常以三義為我的歡送詞。三義者何。即(1)用其所學。(2)創造飯碗。(3)從小規模事業着手。

何以要用其所學呢。國家的政治不修明。軍閥政客貪官污吏流氓劣紳們。用盡種種卑鄙齷齪的手段。將一切機關的位置霸佔。使一般畢業生和那些有專門學識和技能者。反毫無用其所學或展其所能的機會。這本是中國腐敗昏亂的一個原因。然而有些有專門技能者和畢業生。隨波逐流。百計鑽營。以謀得一差半職。而遂其貪利務名之慾的。亦到處皆是。荒棄個人學業。頗喪個人心志。關係猶

淺。違背國家教育人材原則。延長國事紛擾的局面。為害尤大。所以我們必須用其所學。一方面從業務中去得些經驗。以與書本相應。證他方面又可以增長學問。個人的前途。既發展無限。社會事業與國家秩序。無形中受益不淺。一舉數得。夫奚不爲。

次之。何以要創造飯碗呢。在工商業幼稚。政治紊亂及帝國主義者重重壓迫之下的中國。吾人若徒抱着用其所學的原則。坐候各界聘用。那是「畫餅充飢」。勢必至坐以待斃。因爲一則「粥少僧多」。飯碗不够分配。二則一般有權用人者。位置私人。尙虞「人浮於事」。又安能旁及他人。我們既須用其所學。社會上又無讓我們用其所學的機會。爲打破這種困難起見。所以我們有創造飯碗的必要。換言之。我們必須將眼光放大。不要貪圖一時之利。必須有堅忍果敢

的精神創造些用其所學的機會。藉以解決個人的生活問題。我的朋友中有兩人很令我欽羨。因為他們的謀事經過就能夠這樣苦心孤詣地去創造他們的前程。我現在特將他們的謀事經過簡單敘述於下。或許是讀者諸君所願聞的吧。

一位姓魏。曾肄業北京燕京大學皮革科。因為他的家庭不能長久擔任他的學費。遂邀合同班朋友三人（？）湊成很小數的資本——他們所能湊合出來的。在北京東城一個不十分偏僻的地方。開設一所工廠。名曰北京硝皮廠。因為資本很小。初僅租房屋三間。魏君自己充當技師。每天指導幾個工人製作皮革或硝染毛皮。製好時即設法銷賣。後來他覺得製革與硝染皮毛並行。終非以那樣小的資本所能獲到很大的利益。同時他又覺得單獨營硝染皮毛事業。對於他比較可靠。因為向各皮貨商招攬些皮毛硝染。自己不過買進各種化學藥品。應用器具並幾個工徒就夠。貨色若能精緻。耐久。不愁無人賜顧。所以他就決計不製造皮革而專營硝染毛皮事業。但是事實上何能讓他很平坦地前進呵。當他按着計劃進行時。他的教授——一位美國人。也會創辦了一個硝皮廠。而且規模比較宏大得多。他恐怕營業不利。極力以學業尚未成熟。唐突從事。必難獲利之說。勸魏君中止進行。魏君堅持原議不少動。當然這位美國教授的硝染手術高明得多。而且從前即未曾將全部硝染法

則教給他們。聽兩廠競爭。魏君自然是相形見绌。而況魏君的資本本來就薄弱得很呵。然而魏君終苦心一志地支持下去。譬如給某顧主所染的顏色不能經久或是未曾透徹時。彼不惜忍痛賠償。或再染數次。務求達到滿足顧主之意而後止。又如某種顧主欲將某種細皮染成某種顏色。而此種顏色之染成。彼之教授未曾指示者。彼必耐勞忍苦。日夕站立於試驗室內。務求染成某種顏色而後已。若此苦心操作者二年。果然營業發達。信用昭著。踵門硝染者日多。至前年冬。彼即設計擴充。加增股本。並於崇文門外租一規模較大之房屋。添置機器。加雇工人。漫漫乎漸臻興盛之勢。去年暑假。余因考畢無事。在該廠勾留數日。目睹魏君勤謹工作。業務興隆。暗中殊欽羨無已。

另有一位李君。係余之同鄉。畢業北京工業大學。當未畢業之前二年。李君邀集同學十人。集資本二百元。就校內工場之器具。製造一種雪花膏。名曰麗容素。李君總其要。凡會計。製造及銷售之事。皆兼理之。如是者一年。以成本低微。買價極廉。居然頗有銷路。後同學中。有因故收回股本脫離關係而去者。李君不忍將該項事業中道停止。即與三友人商所以維持並擴大之計。於是增加資本。租賃房屋。購置器具。正式組織一麗容化學工藝社。自此以後。兼製麗容花露水及他種工藝品。李君苦心繕造。煞費經營。去年上學期。與余同寓。

於吾縣之會館中。破曉即踏車出暮始歸。習以爲常。詢其詳情。則曰「製造貨品之責。三同事均分之。收賬寄售產品及購買原料之責。則余獨任之。」社中月僅給生活費拾元。暫時別無薪金及車費。即伙食亦各自負擔。所以若此樽節者。求減輕成本。競爭銷路也。余之朝出至暮始歸者。非赴工場製造產品。即跑街收賬或寄售產品也。」

余離京後。李君未幾即赴天津籌設分社。則其業務之猛進可知矣。魏李二君之能用其所學。且能慘淡經營。以謀生活在歐美各國及日本之社會中。本係極普通之事。然在我國現代之混擾時期。大部份青年茫茫不知所之。以余個人觀之。其創造精神良可欽敬。余因感二君之精誠。故以爲與其卑鄙詔笑。拜倒於軍閥貪官……之下。以自害害人。則萬不若二君之創造生活。以福國利民之爲愈。然則何以要從小規模事業着手呢。此則根據「創造飯碗」而來。且當然不能概括全體言之也。不過吾人既須自己創造一事業。以解決生活問題。則譬如經商。縱對於某種商業。草有極詳細之計畫書。自問確有操勝算之把握。然欲求設立一規模偉大之公司或商店。一則人微年輕。無人深信。即有人深信。我國國民經濟力若此薄弱。投資者萬不能踴躍從事。即投資者踴躍矣。公司立可開幕。然吾人初離校門。毫無經驗。遽主持大規模之企業。雖學識豐富。亦難保不出「中道而止」。蓋商場情形極詭譎離奇之妙。恐慌之來。有非門外漢。

所能圓滿應付者。假使規模狹小。則成立較易。苟能勤謹將事。俟商情熟習。營業發達。信用彰著。再擴而充之。不獨資本容易募足。即繼續經營。因學識與經驗二者兼備。含進取於保守之中。則雖一旦市場有變。亦能保全於危急存亡之頃。余之主張從小規模事業着手者。卽此故也。

余既以此三義告先吾畢業之同學。故當余自己畢業。同級同學戚戚於將來生活問題之際。余卽以此自勉。以兼勉吾之諸友。余係商學科畢業生。故當時余將謀事之理想的標準酌定如下。

(甲) 上海爲吾國商業之總樞。余之活動地帶。以上海爲最適宜。余將請求他人介紹至上海各公司或銀行服務。如能入銀行更好。因研究銀行科各種科學。在余頗饒興趣也。余意如意能在銀行實習。則期以五年。余當設法遍習銀行中各種事務。以爲將來創設一小規模農工銀行之備。如此種計劃不能辦到。則

(乙) 充當中等學校教員或家庭教師三年。以一年之所得。償清讀書時所負之債。餘者貯蓄之作爲將來經營小商業之資。如在此三年內終無入銀行實習之機會。余所欲營之商業。卽吾鄉之紅茶業。余擬以貯蓄之所得。附入吾鄉之經營茶業者。以便實地赴山中考察栽培茶樹及製造紅茶舊法之如何腐敗。再向各茶業者鼓吹遊說。如能籌得足夠。余赴印度錫蘭等處之茶山一二年考察研究之。

用。則余當即赴該處考察。以備將來改良吾國茶業之用。如此層亦。爲極平常之事。余又烏可自存門第之見。而卑視自己若是。乃毅然不能如願。則

(丙)余將返家將家中僅夠維持生活之不動產讓出。與友人C君。赴S地辦一織襪廠。因C君有織襪機數架。昔年經營不善。致遭失敗。現在尚無力恢復也好。在余妻亦一職業學生。如此事伊可負全責主持。余即再設法去達到前二項標準之一。

理想中之謀事標準。即對余之三要義而定。能否實現。雖難逆料。余亦惟有以全力赴之。更以全力擁護之。而後已憑空地自覺恐慌。怨憤和空虛。何濟乎。

★ ★ ★

去年六月內。余之畢業考試即已完畢。試後一病月餘。至八月中始來。滬後數日。即擬託人介紹至公司或銀行中服務。然除校長W先生外。實無其他相當且為余所相識之人。可以負此介紹之責。W先生擔任北京中大校長之時。即余入該校之日。六年之中。余雖聆教數次。然彼必不識余為何許人。遽然前去會晤。能接見乎。能為痛苦不可言狀。即擬跑出此種範圍之內。以自矜持。然事已至此。豈余介紹乎。實余所最難捉摸且躊躇不安者。余性愚直。不善詞令。更不願奔走於達官貴人之門。前W先生雖為余之校長。然曾久居要職。心中總有不願前去之念。繼思校長為學生介紹職業事屬常例。況余畢業時。名列第一。尤當有提攜之必要。至若學生往見校長。尤

決定往晤。並書一簡單之信。以為先導。及往見。心中浮蕩不安。抵其門。稍自鎮寧。即先以卡片及寫就之信交門房遞進。少頃。門房引入會客室。則已有衣服麗都面團圓者數人坐於旁。W先生則坐於主位。詢明來意。則曰。「汝其稍候數日。余將為汝試覓此種機會。汝將通訊處留下有辦法。即有信到。」聆畢。余即唯唯而退。出門後。覺腦筋與心臟立即舒弛適意。然而面旁耳際。尤有餘熱可指也。居數日。毫無音訊。朋友力促一往。以觀究竟。余亦以為「貴人多忘」。理合再去催促一次。遂於某日上午再往謁見。誰知來客太多。W先生不能面談。僅派其秘書某君接洽。不得要領。又三日再去。延入會客室。十分鐘後。W先生始出。先是同余在會客室等候者共三人。W先生既出來。一老者首先發言。歷述如何困難。請求提拔之意。次之為一與余年齡相伯仲之青年。亦具言其苦衷。余在旁聞之。頗覺愧怍。蓋余亦如此如此之請求者。相對成三人。而皆係「同病相憐」。此時余心中真未幾。W先生即以暫難借重之言答覆此二人。而向余曰。「汝之事。我已為你向上海各銀行找遍。一個個都說無安插餘地。年來內戰不息。上海各商家除三大公司——先施。永安與新新外。莫不各受

影響。如上海某銀行。昔設分行十四處。近來未收束者僅四處而已。人家原有的職員尙無法安插。尙須裁減。安能增加新人員進去。這事却怪不得我不帮忙。實在是你來的機會太不湊巧了。」我於是
很莊嚴的說道。「校長熱心教育。無非是希望學生們能夠在社會上用其所學。學生既已畢業。又找不到實用的機會。校長的熱心和學生的苦讀。不都是等於零麼。而且學生畢業後即變為失業者。意志稍微不堅。勢必至為飢寒所迫。上之而變成所謂高等流氓。次之變成一游手好閒之人。於學生個人。於國家和社會。不都是有百害而無一利麼。」他說。「汝且少安毋躁。現在實無辦法。一余以多談無益。卽告辭而出。余之第一項標準。暫時已完全無望。

第一項標準既不能實現。余遂向第二項進行。畢業學生之唯一去路是教書。這種輪迴教育。本來是我國教育史上的一種恥辱。然而

不如此又有什麼辦法。上海各中等學校的教職員。我全都素昧平生。想要在各校謀個位置。看來萬難辦到。次之。只好屈任家庭教師了。我的同鄉寓此者頗不少。我就託一二相識者代為查詢。果然不久就成功了。東家是一個忠厚長者。僅男女學生四人。所教學科係英文。算術。國文三門。每日除了教書之外。自己很可以讀書看報及各種雜誌。這種職務。雖然非余所願。但在此時期中。一方面可以「溫故知新」。他方面還可以找機會去達到我的目標。較之設計鑄營。以自耗歲月。終覺稍勝一籌。故余亦安之。

這是我的謀事的經過。雖則在我的生活進程中。這不過是很短的一部分。我想只要我能打破「讀書是為做官」的俗見。始終堅守着用其所學和創造飯碗的原則。從奮鬥艱苦中。照着我的標準前進。我一定能創造一個較有意義的生活出來。

二 (第十四名)

閔 旦

自國清變更之後。亂事紛乘。地方經濟時起意外波動。商業因此日就凋零。余祖父所遺留之惟一商行。為余家養命根源。至是亦感拮据。常有捉襟見肘之憂。余父苦心擘畫。只能勉強支撑門面。時余年方十二。正在家塾讀書。余父欲為安置於某商埠之鹽務機關。冀以所得月俸。接濟家庭之窮窘。鹽務機關之職務。爭者實繁有徒。其長

重。既無新資本加入。自難根本整頓。只以家計關係不得不暫且維持。徐圖挽救。余父奔走經營。心力交瘁。迫不得已。命余兄弟二人。入主大政。名爲經理。每月薪俸各一元而已。余等努力工作。不憊煩勞。但此百孔千瘡之商店。負債累累。終無起色。希望大好光陰。長此斷送。將來何堪設想。余祖母常謂祖宗締造之業。子孫應當協力守成。此種不勞而獲之職業。何可視同敝屣。余父以謀事艱難。欲余等將就。余不願犧牲精神。從事此種工作。爲常人所能處理者。余倘有機緣。得完成較深學問。他日所經營之事業。自必較此爲大。所增進人羣之福利。自不限於余一家之老幼。但家庭專制。余實無法擺脫。會是時。有吳某者。與余父過從甚密。窺見余之志向。甚爲贊許。乃從旁慇懃余父。送余就學於里中某教會學校。余旣廢學。一旦復得重理舊業。益加奮勉。旋偕友人林君。遊學京師。欲藉此以增進學識。京中族人某爲一顯宦。深喜余之品學。余在京凡二年。所有學校膏火之費。半由其直接輸助。余於放假之暇。寄寓其家。恆見其門生故舊。紛紛前來。請求介紹職業。大有應接不暇之勢。其中或因學識淺陋。無從安插。或因品行不正。爲人詬病。或因不知交際。見擯於社會。或因身體孱弱。不能承當繁劇之任務。余自此益知處世之難。少壯之時。倘不自爲策劃。將來於社會上。必無立身之地。因此乃動出洋遊學之念。

顧余家米鹽問題。尙難完滿解決。何來一筆巨款。供余海外用度。形禁勢格。只是徒呼負負。幸此仁慈族人。素以提挈後進為已任。嘉余志。願慨然允以相當接濟。余遂買舟西渡。研習經濟之學。特別注意各種經濟之組織。以為將來我國工商業發展之模範。約年餘頗有心得。不意華幣價格日跌。海外生活日高。無法應付。十分焦灼。父兄來書。均謂亟宜早作歸計。余以留學機會難得。不得不稍為觀望。憂心忡忡。大有進退維谷之勢。正在此時。突來一通電報。謂余得政府明令。以某種名義。供職於當地事務機關。余頗訝其不類。事後始知係出於陳君之推舉。陳君與余相見於京師。自言能為余盡一臂之力。雖然。此種職務。在政府視之。為不甚愛惜之官。余亦不必驚疑。至於此極。其實當時得此差委。不但可以完成學業。且於家計。亦有間接之裨補。余固未嘗以九牛二虎之力求之。而竟天外飛來。出余意料之表。所堪自喜者在此。余學成之後。繼續在外服務六年。未有顯越。當代主持外政朱君。嘗為余呈保升任某職。

尋余因家電催歸。甚亟。匆匆就道。抵京之日。有如倦飛之鳥。頗欲稍事休息。日與親友過從。討論文藝科學及國外留學問題。因不欲別有活動。自尋煩惱。余友梁君聞余歸。自言某省當局欲延攬人才。擔任該省要務。願為介紹。余固辭不就。推薦余友陳君承乏。既而余還家。預備完娶事。余叔勸余在鄉就事。適鄉間鄭某辦理某

專門學校事務。欲請余任教務長之職。余頗願一試。但因婚期匆迫。無暇關顧。及此歲將暮矣。忽得京中友人林君來電。謂已爲余薦任某新機關。充當某要職。請余束裝即來。林君爲余海外舊識。知余於工商問題。素有研究。故未徵余同意而爲保舉也。此次意外傳來之好音。與前此彷彿相似。使余家長幼。皆蹲蹲起舞。以爲從此家計不至有窮乏之虞。余安分守己。不驚外來。林君爲余不可多得之知已。在京之日。雖時有過從。但余未嘗有所請託。余性率直。不慣逢迎。更無鑽營之本領。而稱懷之事。竟又於意外得之。是年即挈眷北行。認真從公。同時又有某會編輯主任職務。委余擔任。亦非出於余之請求。無何政局驟起重大震撼。上述兩機關先後裁撤。余乃家居以著述自娛。並不因得失之故。有所介懷。但旅次開銷浩大。既無相當儲積。頗感支付之不易。適友人潘君充任某大學主任之職。請余爲教授。擔任數小時之功課。每月預算。尚可維持京寓之耗費。但學後經費毫無着落。非有他項進款。不能使收支相抵。余妻患貧。亦不知計之所出。但謂事不可强求。只得挨苦忍耐。或者不久又來意外好音。亦未可料。一夕有人以電話來訪。余問其姓氏。始知爲一相見不及半。月之新友鄭君。鄭君自言已爲余介於某處擔任西文職務。月給雖微。尙堪彌補學校所得之不足。余不干求黨援而求知。不知自至有如此者。詢足自慰。

後政局復變。鄭君爲余所介紹之機關。無形停頓。學校因經費困難。積欠愈深。亦無補救之希望。余以平時在外。既須寄款贍家。何若歸里。省得分途開銷之不經濟。歸里之議已定。而西友某博士函請襄助其通訊社之事務。余應允之。但共事數月。興味索然。後遂託辭。返抵家不久。國民革命軍之勢力已普及全省。省政府成立。有同學陳君訪余於寓處。要余擔任某新機關之某職。報酬較他人特別豐厚。余以某派盤據吾省。已成腐化之局。倘於出處問題不予以慎重考慮。誠恐有同流合污之譏。是以決然不肯承受。後友人劉君南來疊函催余致力於教育界。余遂離鄉而去。以爲此後個人職業問題。有如浮舟大海中。必無把握。天下豈有意外之事。屢得不已之理。不意請余擔任職務者。又復紛至沓來。不僅一方面而已。友人魏君自言願爲余推薦於某行政最高機關。同鄉戴君雖係新交。似頗深悉余之志願。嘗請余繼任一西文報紙之總編輯。正在接洽中。鄭君挽余協助銀行之業務。余欲服務社會。如果有益於社會之事務。爲余智力之所及者。均願併力營之。初不以報酬多少而避趨也。銀行業務。不隨政治轉移。較爲平定。余已決致力於此。

計余自幼迄今。謀事尙稱順意。未受何等阻礙。其實余未曾謀事。而事多於無意中得之。不賴父兄之力量。多出於師友之自動的推舉。余性近狂狷。不能巧言諂笑。奔走於權貴富豪之門。或效毛遂自薦。

之故智。以求知於社會。到處乞憐。央人援引。固非余之所願。爲運用手腕。以條件交換地位。亦非余之所屑。至於妄自誇張。爲已歌功頌德。以取悅於人。冀獲職務。亦非余之所敢贊同者。余寧坐待機會之至。聽憑社會公評。舉賢任能。古有明訓。欲求真才表見。而能勝任愉快。應以衆望所歸者當之。否則縱使僥倖成功。獲得優差高位。亦近於濫竽之性質。無所足取。今日社會事業正待興革。經緯萬端。在需人處理。倘有一技一藝之長。不至投閒無所事事。鈞心鬥角。與

二 (第十五名)

我記得是大前年——十七歲的那一年吧。是我起始向社會謀立足糊口的一年。拿一向過着學生生活的我。一旦投入社會裏來。那得不處處碰壁呢。今商業雜誌社徵各個人謀事之經過。我也來談談我的過去。聊見現社會謀事不易的一斑。

我家裏本開有一爿商店。不幸於我十六歲的那年因營業失敗收束了。家裏並沒有餘資再給我升學。我也就在那年的寒假輟學了。此後就賦閑着在家裏。等待向社會上謀一些事情的機會。我早年就憑媒妁之言。父母之命。定了親的。我的岳丈是在津浦路的工站上辦事。先前是個電報員。現今已升到了站長了。我父母因爲我閒着在家終非事情。其間雖然曾也託過人家在商界找一個

衆競逐於利祿之途。要皆徒勞無益。國家政治修明之日。經濟得充分發展。將有人材飢荒之感。何至人浮於事。必出於競爭而後可。余欲脚根站在實地。不爲非分之求。或多方夤緣。仰人鼻息。以圖進升。一歲以前之際遇。尙可謂差強人意。自問亦殊無愧怍。來日方長。出處問題雖不能預爲之言。但憑已往經驗。深信事可不謀而得。謀之未必得之之道。簡言之。非反求諸己不可。

徐涵笙

位置。然而高不來低不受。終沒有一個成功。現在祇可走那條路了。就是託我的岳丈在車站上謀一這練習生的位置。然而不料結果竟使我大大的失望。當我的父親和我的一位先生（因爲我的岳丈從前曾受業於他門下）寫信去託他時。非但不應允你。並且連一個否認的音訊都沒有。知道是完了的了。失望了祇可打算走別條路的了。在這時我家鄉附近的地方開了一爿紡織廠。我承和威的介紹。去做一個練習生。因爲夜裏有讀英文的機會。我也就無可不可的去了。可是他們那裏能堅守他們的約言呢。等我進廠的那天。竟派我到工場裏去當小工去。我憤而在第二天就返家了。我受了二次刺激後。就感着求人之非易。但爲吃飯問題。又不能不

去仰求於人。在三月間，上海的一個親戚，託人帶來了一個口信，說『他的親戚近將開一爿米公司，已代我說妥了一個司賬的位置，並且促我速來上海。』我那時是何等的歡喜呵！非特我個人，即我全家也都快樂着我有了職業，不致再受街坊間的閒談和蔑視了。（這是無理由的。我們街上倘有一個人家的孩子長大了尚賦閒着沒事，便要被人輕視和輩語。）

我和我的伯母懷着滿腔的熱誠和希望來到上海，那知又是給我一個失望。緣因是我那親戚的親戚那時正病倒在床上，所謂米公司也者，房屋還正在建築呢。

我聽了我親戚的勸告，在上海住下了。但到了二個多月，米公司的房屋還沒有造竣，我等的不耐，在六月中旬回家了。

在街頭喧揚着的已有了職業的我，此時却空空的回去，那得不又羞又惱呢。因此也怕和人見面，長日鬱鬱地悶在家裏，終於悶出了一場瘧疾，病倒了三個月。

九月底，上海親戚底報告那米公司的開期的信來了。我也就辭別了家鄉，重回到這上海來。

當我首次來上海的當兒，曾問清楚他們給我以司賬的位置，但是這次來上海，他們的米公司也變更了名目，我也隨之而降低了我的地位。是不是因我的年齡幼稚而沒經驗呢？還是資格的不老呢？那

可我也不知道了。因為現今社會上講的是資格老不老和經驗的深不深喲。

他們的米公司變更了為代客運輸的報關行。終於十月初先行交易了。我的奴隸式的學徒生活也隨之而開始了。

不幸，在我或者是幸運，因為我可以離却這奴隸式的生活了。那行營業了半年，內部就生起了意見。終至於在前年的五月間改組了。我與那行的關係，也就在那時離却。但同時我也成為了一個失業者了。

這是命運，還是社會上的舊制度的賜與？我那親戚的親戚——就是那行的經理兼是我所拜為的先生——薦我到一個他同省的江西幫的號家去。這號家即是上海普通所知道的申莊，是代本鄉自己和別的店號買賣貨物而兼營匯票者。我在那裏適有一年。但在這一年却好似處在飄渺的海中，沒一刻不有被逐的危險。因為我在那裏不作正式的夥計算的。

終於那年底到了。以我自己的推測，我的職業或者也跟了歲月的更移而變遷了吧。因為我會聽得有將我調到一爿紙行裏去的消息。但在開了年頭兒來到了初四的那天，也就是解雇舊友的那天，誰知道一沒有甚麼消息。後來方悉那個事情又是不成功的了。為的那紙行因年來北方連年戰禍相頻，以致銷路最佳的地方的營

業一落千丈。行裏無添人之必要。所以我的飯碗問題因之也起了。恐慌了。

事先意謂到那紙行滿有把握而不預沒着落的我。到現在竟有些恐慌起來了。在這最短期間內。怎會就謀到一個相當的職業呢。這顯是不能的事呀。後來幸我那主人大概也能體諒我這個苦衷。叫我一面向外謀事。一面仍在他號內幫忙幾個月。

時間是這樣地迅速。倏忽已過去了三個月。但是我在外面竟一些事也沒有找到。凡如報紙上所載的我們能去一試的招考。或其他

的廣告我都一一去嘗試過來。可是乖運兒的。我沒一處不是垂頭喪氣回來的。這怎麼辦呢。外面一事無成。內裏又已過了三個月。幸號主不下逐客之令。否則恐怕也要一嘗失業的滋味呢。

到了去年的五月底。他們就將我調到這地來了。這裏是那家的聯號。營夏布業。在今年歲首的履解的一日。終算定了我今年一年的飯碗問題。我二三年來無日不似處在飄搖之中。時有失業的憂慮。微幸着都一關一關的逃過了。並且連今年的飯碗問題都好似定下了。這也許是我的幸運吧。可是可是今夜不知明朝事。明年呢。

四 (第十六名)

唐景嵩

公餘之暇。翻閱貴誌。得悉有徵文之舉。余素不文。惟對於謀事一項。涉重洋。適異地。抱堅忍不拔之志。大無畏之精神。艱苦備嘗。卒達最後目的之成功。用特不揣冒昧。拉雜成文。公諸大眾。俾知夫謀事之困。以及應取之方針。諒亦抱此心者所樂聞。而可以為借鏡也。余肄業于海上大夏大學商科。素喜研究銀行學。民國十四年冬。適逢將卒業之時。余與諸同班學友。始開始為謀職業之運動。每日必開會討論。對於畢業後。如何尋覓位置之事。此外無時無地。凡在教室或自修室相遇。無不談及此事。則皆愁容滿面。束手無策。即所謂大家議決者。亦不過要求學校介紹。而學校當局。固然絕對答應。乃

商業機關與教育機關。絕對不同。一則用一紙公函或介紹書。易于奏効。一則需熟識殷商之推薦。方有介紹之希望。至若報紙上所徵求者。又需鉅額之保證金。因此對於謀職業之事。日復一日。音信渺然。不久而大考之期已到。惟時謀事之心益切。而考試當前。又須預備功課。心繁意亂。誠筆墨所難以形容。迨考試既竟。益毫無望。由是更進一步。與諸全伴到商科主任王先生處。請求彼允照辦。并令各人填紙履歷。以及成績單。以便送往各處教育或商業機關介紹。但不久亦表示絕望。於是各同學友感覺與其在校之耗費。不若各尋生路之為愈。因此回家者回家。往他處尋親戚朋友者往他處。亦有

暫住校內工作者。余迫於時勢之惡劣。環境之黑暗。止得暫住校內。未抵泗水之先。自滬動身至泉州。叩別雙親。乘小火輪抵廈門。待南以待時機焉。

諸仝學友既返。余一人獨在校中。時時用功於一切銀行學識。務求練習純熟。以爲將來任事之基礎。蓋余之唯一謀事目的。物爲銀行事業。而目的地則在上海。良以銀行爲百業之源泉。金融之樞紐。且上海又爲全國大埠。欲求增進商業學識。非住此不可。不久忽接家

信。云泉州（余原籍福建泉州）黃紫霞君與上海中南銀行董事長黃奔住君有親族之誼。將轉託其向求一介紹。信諒必答應無疑。之萬哥番號（Van Colon）抵叻。海水蒼蒼。前途茫茫。獨坐船中。過八天之海上生涯而抵叻。抵叻後。暫住莊不唐君昆仲合資創辦之裕興橡皮公司中。招待甚殷。先問余以在叻將作何業。余之計畫。不外日候嘉音。不料事與願違。第一

信云。黃紫霞君曾與黃奔住君商量。彼云近來人才衆多。無從介紹。又多年老友蔣孝思君。現任上海日興行要職。託其直接介紹。亦屬萬無一失。余聞之。不禁喜出望外。日候嘉音。不料事與願違。第一

信云。黃紫霞君曾與黃奔住君商量。彼云近來人才衆多。無從介紹。便說出止答以將到泗水就教員職。惟彼似亦早知余之存心。然并謂泗水歷年來商業之經營甚難。是以有識者皆移入叻埠。且荷人增捐重稅。無時或息。華人商業大多失敗。其困難之狀可見一斑。故極力留余在叻。萬勿抵泗。且叻埠近來樹膠獎價。商業大有欣欣向榮之勢。余觀其相見以誠。遂將余之計畫完全告之。彼十分贊成。并列舉叻埠華人銀行有五。即和豐華、華僑、四海通、利華是也。五行流落在滬。不如暫且抵泗。俟覓得一枝棲後。再思及他種商業。況是處華僑。閩南同鄉居多。言語風俗完全相同。於是決斷回家。并向中華商務購備各種國語書籍。而先從事於教鞭生活焉。

光陰荏苒。忽又過了一月。其時萬念俱灰。忽又接家書。云南洋荷屬泗水振文學校。尚有教職。月薪約荷幣百盾左右。余因之自思。與其流落在滬。不如暫且抵泗。俟覓得一枝棲後。再思及他種商業。况是處華僑。閩南同鄉居多。言語風俗完全相同。於是決斷回家。并向中華商務購備各種國語書籍。而先從事於教鞭生活焉。

不竭力辦理。余遂與莊君見仲至其寓所一談及來意。蕭君極力贊成。并承允到和豐銀行晤總司理蕭保齡君。盡力推薦。雖十餘日後未有音訊。但余深信蕭君之爲人。雖時間稍長。但將能爲力。後余親戚又導余至其店內面見彼。云尚未接到司理蕭君之復信。彼將親往拜託。事必有成。待人如此。實所罕覩。當旅處無聊之時。又接母校來函。催索畢業論文。余遂利用閑暇時間。草成論文一篇。約一星期。始接蕭志來君信。云須寫中英文請求書 (Letter of Application) 各一封呈上司理方。可鑑定資格。安插位置。余聞之欣欣然有喜色。由是着手寫完。內容無非述及自己藉貫資格以及入該行之目的。然後託蕭君帶入。約候十餘天。始接到銀行復信一封。內容係英文。述及要面見一切。余即時至行。將信導達來意。後導余入祕書室。由祕書長蔡克楷君接見。其時理公事正忙。約余少待數分鐘後。始由其發言。問答如下。

問 從前在何處肄業。共讀幾年。

答 最先在廈門大學。後改入上海大夏大學。

問 在大學選讀何科。

答 —— 選讀商科銀行系。

問 何時畢業。

答 民國十四年冬季。

問 年紀若干。曾娶妻生子否。

答 現年二十五歲。曾結婚過。已有子女二人。

問 在銀行中要多少薪水否。

答 志在實習。薪金多寡。由君酌給可也。

問 在銀行中能住兩三年否。

答 此乃當然之事。

問 將來銀行發展。在他處設分行。願意調去否。

答 此極願意。

以上皆用英語。雖云所問各事。余信中已有提及。但爲試驗余英語起見。不得不爾。最後又問余對於貸借對照表 (Daily Trial Balance) 能不能明白。余答以曾經學過。但未實驗過。又問余對於計算匯兌行情有把握否。余答以能。遂出題坡幣求福州規元之算法。坡幣求福州台伏銀之算法。證明無錯。方告余現在銀行實無空位置。請余少待數月。自有用君之處也。

余返寓後。自念此事必定成功。但爲時太長。忽而自思。遇事以忍耐爲主。有此良機。更待何時。心又爲之稍安。不料過兩三日。後又接來信。內容如前。抵行後。蔡君謂本日下午開董事會。可到樓上聽候有何查詢之事。余如其言。隨彼上樓。在門口等候。站約二小時之久。始散會。由蕭君出面。余述及該事已面達董事長林秉祥君矣。餘無

別事。後日再會。余遂辭行返寓。後余心正如轆轤之上下。正不知該事之成不成。董事長之是否答應。直待數天。又無音信。余親戚不忍。余之功敗垂成。復導余面見蕭志來君。并述及余數日來到和豐銀行之事。蕭君甚為贊許。彼復約定次日到行全晤司理蕭君。屆時余與蕭君到行。承向司理述及蔡君面試之事。自可合格。并請其訂立何時到行。此時司理迫於情義。方答應六月一號進行任事。是時距該日僅十餘天而已。

謀銀行之事。至此始告一段落。余心亦為之大安。繼思司理之所以遲遲不敢出口。與蔡君之約定數月後。實亦銀行家不得已之苦衷。而追於私情。遂使余有先進行實習之機會。雖余之能。亦蕭君之力也。

五 (第十七名)

徐縉卿

余幼失怙。年十三得母姊之助。介入江都三江營某磁號學業。初不知謀事之維艱也。三載業成。號中因虧蝕閉歇。乃返里省親。慈母謂兒已成人。今後事須自為謀。余聞言。不覺憂從中來。以為行將歟飯無地矣。詎知可敬之業師。已未雨綢繆。預為荐入仙女廟某牛骨行。消息傳來。愁緒方展。而體貼入微之母姊。又以海上某金號帮賬事成見告。好音頻聞。欣喜欲狂。以為余才可行取事。固不必謀。而人

在此短時期之中。余仍預備功課。以為進行之應用。暇時遊柔佛獨立邦及坡中各處。并寫信於泗水振文學校。辭去教員職。光陰似箭。六月一號已到。余是日入行辦事。蕭君命余在匯票部服務。主任陳水鯉君。副手徐潘昌君。遇事公開指教。絕未守秘密。余獲益甚多。練習不上兩星期。余已能自己任事。此時月薪四十元。惟余志在學習薪金之多寡。非所顧及也。

進行五月後。而該行有上海分行之設計。被派者有四人。又慮余等經驗之淺薄也。先派余等在香港分行實習約三閱月。直至民國十六年春。始來滬任事。一年之中。改易三處。歷盡艱難困苦。卒達到最後任上海銀行業之目的。

行事吾以爲仍令其就彼。姊以爲何如。母答以甚好。議遂決。就牛骨行事後。余心殊不愜。以爲如余人材。僅月博三四金。胡太不值。於是事事自負。亦不以所業爲重。大有遷地爲良之念。如此者年餘。旋鄉抵家之翌日。經理退業書亦隨之而至。大意謂如君高材。屈就我行。恐終埋沒。鄙人已函託貴業師另謀他事。俾展抱負。所爲台治等語。字字諷刺。閱竟以告吾母。晉親蹙額曰。然則汝當速謀所事。須知吾家素無恆產。豈容坐食。除母婢外。亦無其他譖託之門。爲之奈何。余尚不以爲意。太然曰。母親勿憂。容兒圖之。乃奔告母婢。以經理退業事。母婢微笑曰。此事汝未抵家。余已知之。汝驕慢成性。人安能久容。余早洞鑒。穩微前歲海上金業事不就。幸也。否則汝趾高氣揚。養成豪華氣派。更不堪救藥矣。汝欲余謀事。須先去驕矜。但欲去驕矜。談席話。大不爲然。以爲大丈夫何事不能自立。必須仰人鼻息。遂負氣辭出。雖經多方請託。非虛與委蛇。卽無以應命。蟄居鄉村。凡兩載。鄰里咸以大好青年。不事生產。爲無限羞恥。此時雄心奢望。不除自除。驕矜氣餒。無形廢滅。蓋度日生計。尙虞不給。但求瞰飯有地。於願已足。又安計事之優劣哉。及弱冠年登。不得已濫竽學界。充小學教員。

以翻口。越二年。又嫌猢猻王生涯枯燥。乃謀之業師。蒙介宜昌某洋貨號司賬。全年俸入約三百金。遠出數千里。博此蠅頭。不得不另有所圖。因思草蓆爲吾鄉(寧波)出產大宗。而宜昌專營此業者。尙付抵。如且胞兄幼營蓆業。經驗豐富。曷不偕兄往。設一蓆舖。獲利當可操券也。商諸兄。得同意。因大丙寅之春。運貨往舖。設宜昌城外。越春而夏。營業尙有可觀。及入秋。草蓆亦如扇之遭捐。不繼以他業。自難圖存。時適國民革命軍取長岳下武漢。宜昌守將盧金山。劉建章等。本有傾向革命之議。而吳佩孚嫡系劉玉春部下之張福臣。堅持擁吳。市間遂呈恐慌之象。於是金融奇緊。無從維持。乃不得不停止營業。然存貨所值雖祇千金。物質笨重。非巨室不能容納。欲折本售脫。格於時令。時局兩重關係。亦無受主。會友有合組鐘表業者。強余非容易。一二年後。自問劣性已去。再來相見。自當設法也。余聆此一輪東下。不兩月。二十軍楊森抵宜。軍紀蕩然。堆存草蓆。蓋被丘八大加。遂許之。因將剩餘草蓆堆存其內。未幾得家書相召。乃偕兄搭人付之一炬。綜計損失不下千金。如余謀事之經過。初固爲年少氣盛。自視太高。咎由自取。而其後經營蓆業。尙不若供職洋貨號之爲愈。實亦徒勞心力。反得其害。諺云。謀事在人。成事在天。信哉。

某日與友人L君行經江西路之中區。見一四層巨廈。外圍籬笆。匠

人等搬土運泥。忙於四面之修飾。余顧謂L君曰。巍巍然者。BANK

是也。言語間現出無限之感慨與羨仰。此言余初非出之偶然。蓋家

父正竭力為余謀一位置於此行中。而此行者。即N銀行是也。

丙寅年新正初三日下午。陰雲密佈。北風怒號。一少年兩手插於褲

袋內。躊躇於天主堂街東首之人行道上。雙肩緊鎖。面帶愁容。時寒

雨方止。路上泥濘不堪。少年之皮靴已為污泥所沾。徘徊於郵政分

局及派利飯店之附近。約一小時。後來一年四十餘之男子。挈之入

一高大之洋房。而止於P洋行之賬房內。若欲進謁該行之要人者。

但所謁之人適他出未返。二人於是正襟危坐。時或注目於壁上所

懸之時計。既而鐘聲五下。一長者推門入。少年急與同來者離椅相

迎。並將來意告之。言多懇託。老人曰諾。二人遂興然揖別。此幕影事

為余謀事史之第一頁。使余永遠迴旋於腦際而無忘者也。文中所

述之二人。諒讀者定能意想得之。而彼老人者。乃該行之買辦。而N

銀行正司理T君之岳丈也。余父深願得此翁一言之助。為余謀進

身之階。今因蒙此翁之垂青。竟願以曹邱自任。

時適在寒假期中。於是日伏家中。一俟家父回家。即以P洋行W君

處有無消息相詢。春光易逝。轉瞬間已屆開學之期。而前途音訊杳

然。心中焦急異常。恐繳費後。前途若來相招。則徒耗學費數十金。不

然。又恐兩頭無着。反將學業荒廢。實屬兩難。最後之決定。仍以繳費

入學為上策。而一方則靜待好音。

越二旬。家父果接W君電。告謂所委之事。現已與T君談過。下星期

一赴N行面謁T君可也。余聞此消息。不禁心花怒放。寤寐繫之。於

是日惟練習珠算與規元大洋換算等法。以及準備會話時。一切之

言語。此二日中。終日胡思亂想。若驚若狂。驚者蓋恐學識不足。致被

摈斥也。星期一凌晨即起。將日記冊墨水筆學校成績單等滿儲數

袋。余因五卅案脫離工部局所設某校時。前一學期之考試成績中。

西文並得第一。余意猶得此紙為證。當不無小補。九時許隨父同行。且行且思。余念果得置身此行。別循規前進。未來之銀行經理可期。

初未料乘興而去。敗興而返。前程之荆棘叢生也。

既至N行。由門警導入司理室。室中已有客先在。談興正濃。二人坐

於沙發上。待之客辭去。乃將來意語T君。T君曰。此事須徵H君之

同意。乃招一顧而長者導余入內。坐其傍。此君將余之履歷一一錄

下。謂明日此時來。當有確實之答覆。遂興辭而出。飯後照常到校受

課。行將拋却學校生活之我。此時反覺有戀戀不捨之意。

翌日準時而往。昨日就余錄履歷書者。率余至H君處。H君面白

肥。御藍色綢袍。鼻架羅克鏡。一望而知為一面團圓之銀行家也。時

H君適公務繁忙。囑余少待。余乃立於一隅。此為余第一次之入銀

行內部辦公室。頗覺坐立不安。強自鎮攝。侷促之態。幸免外露。靜察

各行員往來治事。若不勝其忙碌者。打字機加數機之聲。雜然並作。

余自思不數分鐘後。亦將爲君等之同人矣。黃君事畢。乃詳詢余之

籍貫年歲學業等。余一一作覆之。既恭且敬。未敢稍有疎漏。H君燃

雪茄。狂吸不已。繼則移目他顧。此時余胸中小鹿兒亂撞。蓋前程之

如何。H君一言可左右之。而有餘。良久。H君始曰。汝年尚輕。何急急

離校爲。余告之曰。余雖好學。但迫於家境。不得不覓一枝棲作糊口

計也。H君曰。然則是處無添人之必要。倘願將長衣脫去。操茶房之

職。則當畀汝鞋襪金少些。三年後如成績優良。方有位置之希望。否

則卽作罷論。余聆畢其詞。頓如冷水澆背。暗叫苦。乃勉強答曰。當

將尊意轉達家嚴。再予定奪。遂懊喪而去。途中熟思。應以何言瞞過

家人。蓋余雅不願將H君之言。直訴諸雙親。深恐重傷慈母之心。余

雖將此事祕而不宣。然我心碎矣。數日熱望。悉成泡影。午飯後默無

一言。潛赴校中。同學見余連脫二次上午學科。羣疑余在外謀事。爭

來探問。余淡然答曰。何來捕風捉影之談。惟赴浦東助父料理行務。

七

(第十九名)

文俊

余年十八。在常州私立中等學校卒業。以家境艱窘。難期深造。亟思

謀一位。藉以自存。滿擬戚友推荐。以獲枝棲。乃多方請求。迄無成

就。自思閒居非計。遂勉籌資斧。於秋間來滬。就學商校。一面關心報

紙。有無相當機關招攷。不顧因人成事。冀賴攷試。爲進身之路。但遍

則有之耳。

失望之餘。中心如搗。惟有奮發自厲。專心學業。另圖良機。如是度余舊日之生活者。約二星期。家父復接W君電。告謂令郎之事。已與T君言妥。可速赴就職。飛來佳音。余不覺胸中微溫。又起銀行經理之迷夢。猶冀僥倖於萬一也。

父執Z君。與N行之副司理H君。有葭莩誼。次晨由Z君偕余往面H君。並致懇託之意。第三次之嘗試。竟獲成功。S君卽初次相見時。爲余錄履歷者。命余至付款處。跟C君習學。C君之職務甚簡。將支票收入。劃條付出。一經解說。即可瞭然。C君粵人。新由青島來。申不

諳。諸滬語。每多不解之處。則私自詢諸他人。暇時。將行員之姓名。請C君逐一指示。是日雖食飯等之瑣事。亦一一承C君相告。誠令人萬分感激。此余第一日進行之情狀也。

昔日之願已償。而後日之遇折尙多。惡波頻起。惟出於本題範圍之外。容他日續報。嗟乎。青年乎。謀事之難。有如是者。余固未嘗夢想及之也。

地奸詐百出。常有虛登招攷職員廣告。引人入彀。藉以斂錢。或騙取郵票。余當時求事心切。不知辨其真偽。每見招請啓事。即具函附郵往試。輒如石沉大海。杳無回音。嗣聞人言。始悟其中黑幕。半年中雖屢耗郵票。幸未受他項損失。是年冬商校放假。借寓戚友處。見中華書局登報招攷職員。纂知非僞。遂投函試之。果得復音。約期面試。屆時驅車往。先行筆試。計分國文、英文、算術、常識數種。繳卷後至總理室。再受口試。除詢家庭狀況外。復試英語及珠算。各項試畢。仍回寓處。當筆試時。尙能鎮靜。一如在校攷試。從容爲之。及口試。則以人地生疏。對於交接方面。殊少經驗。而主試者復整肅其容。甚於嚴師。不免面赤心慌。侷促不安。應對有無錯誤。亦不自知。迨揭曉後。幸邀錄取。派在總務部任事。卽備具保單。進局辦事。至翌年秋間。江浙風雲陡起。局中營業銳減。裁員減薪。撙節開支。余以新進。亦在被裁之列。一枝甫寄。遽遭摧折。是時交通梗阻。欲回不得。懊喪殊甚。復寓戚友處。守候機緣。已閱兩月。百無聊賴。囊金亦漸告罄。正苦無以自處。忽

見報載永安人壽保險公司方始創立。招請職員。函授一函。越日復書至。約往面談。該公司籌備處設在永安百貨公司內。主其事者。即公司經理。遂逕往謁見。投刺後。即蒙延見。詳詢從前之履歷及經驗。並令擬一推廣函稿。繼試珠算題。係計算復利息及先令匯兌。此次面試時。態度頗能從容。周旋中節。自知經驗稍深。故各項試畢。頗見滿意。卽令委覓舖保。調派本公司會計部服務。任職以來。瞬將三載。居恆兢兢自勵。幸免墮越。每月收入。以七成寄回。作二老甘旨之資。以三成留自己使用。戚友共爲嘉許。以爲能自樹立。余尙未敢自信。但計十九歲至今。差喜能釋家庭之負擔矣。余因思天下之事。成否久暫。聽之於天。好謀而成。臨時而懼。則由於己。世間不乏有資格之人。往往自暴自棄。不善爲謀。亦有所謀。旣遂。變其初衷。改其故態。者。皆非余之所敢知也。茲值本刊徵文。不揣謬陋。溯述往事。聊伸獻曝之意云。

八

(第二十名)

貢乙青

時至今日。百業凋零。外侮內訌。循環無已。有資者無業可投。有力者無工可做。下等社會。固無論矣。上中社會。亦復云然。坐是失業問題。日趨險惡。勞工運動。日益披靡。有識者早已滿抱杞憂。身受者更復

難言其苦。政府于此。倘仍無垂久之謀。統盤之計。吾恐國內不久必將有更恐怖之風波。失業民衆。必更有大規模之擾亂。挺而走險。急何能擇。動固一死。不動亦死。作者身歷其境。心所謂危。于此隨帶提

及。且此現象與本題關係至重明達君子。幸毋以浮言視之也。

于敘述余之謀事經過之前。請先言余之環境。蓋謀事之難易胥視乎環境之如何。當一國經濟狀況與盛正臨。百業大張。建設猛進。人才需要。遠超乎謀事之人。如目今之美國。即此現象。是以不待學校畢業。往往聘定一空。反之國內建設。均各廢弛。人浮于事。比比皆是。謀事之不易。自不待述。况乎人生遭際。各個不同。初入社會。尤憑提助。其有親故在朝。聲勢可援者。即無專門學術。猶可以因緣入身。彼懷專門學識。振作有爲者。若無親鄰爲恃。雖不必爲社會所棄。然謀事之難。必較前者萬分。余生長鄉隅。援乏親故。十六年夏。畢業于南洋大學鐵路管理專科。謀事時期。由七月至本年年底。其間歲月。恰巧半年。又爲國民政府奠都南京之日。夷攷余所學之科。爲鐵路管理。顧名思義。自以服務鐵路爲宜。不料軍事變化。各界影響。鐵路一界。遂致難以發展。由七月而至十二月。杳無音訊。而余之謀事目的。中間遂略有變更。余之謀事場合。遂益趨紊亂。前後六月。方針妄更。終乃至可以容身之處。無不樂姑妄一試。捕風捉影。至西至東。是由于余之謀事過急。其實由于經濟環境使然。雞聲茅店人跡板橋。甚於生活艱難之逼人也。

余之謀事時期。前後六月。談其經過。可以余之謀事方向之趨異。而兩分之。一爲有方針之時期。一爲無方針之時期。

(一)有方針之謀事。方國民軍之下江蘇也。社會歡騰。各界慶祝。舉凡民衆。莫不以爲斯乃出水火登諸衽席之日。此種心理。尤以吾學界爲然。當余將畢業之時。正國民政府成立南京之時。其時余決意服務鐵路。良因吾校爲國內唯一交通大學。吾科課目。素半爲鐵

路專技。曩者北方政府之時。猶復年派各路實習。當此青天白日之下。自屬理有當然。六月中旬。吾校管理科主任徐叔鈞先生到。回函後示以在寧接洽經過。謂寧方當局極願錄用吾校人才。交部鐵路財部中央銀行亦皆如是。同學中有意于鐵路銀行者。其各自由擇定。當時余亟揀定鐵路。六月底。吾級全體學生。復上呈交部。懇求照例派遣。當蒙允諾。從此大致期無意于斯。不料六月已完。畢業期過。交部派事。音信渺然。然是時余之方針毫無變易。七月下旬。並作鐵路問題一書。上呈部長。洋洋數千言。並懇其錄用。當接回復。路謂足下對於政治經濟。富有心得。條陳路政。亦復中肯。似此宏才。自當延攬。惟日下部中已佈置就緒。尊囑一節。俟有機會再行報命云云。余當日味其函言。雖不無幾分敷衍。然其語意並不十分拒絕。供差鐵路。意興頗濃。不謂一候再候。音訊杳杳。軍事變化。日益不良。津浦鐵路。且有完全退出之訊。至此余之鐵路觀念。始漸冷淡。忽而吉音傳來。孫軍殲滅。甯漢合作。竟告成功。王氏伯羣。蟬聯部長。余乃再作一書。上呈王氏。王氏回函。有謂足下專才。久思遴用。無奈機緣莫與。

遂使珠沉深淵。俟圖機再報命等語。余至此甫知是類函札。完全官場習套。希冀實現。不啻緣木求魚。而交部派遣學生實習之事。校內又久無消息。謀事方針。即此更變。此九月中浣事也。

(二)無方針之謀事。鐵路方面。既然如此。余乃極意向他方面發展。三月以來。閱歷示我。吾國事業。絕不容吾人分別選替。祇是吾人各個去適應社會事業。個人力之所及。僅能定一永久宗旨已耳。至云吾也。非某某事不辦。吾也必某某事始幹。其不十九失敗者有幾。吾之經過。即屬此類。及至覺悟。日月已逝。九月中浣。余乃奔走各教員之前。溷跡吾母校之內。蓋吾之環境。如前所述。親故乏勢。鄰里少援。所可賴以推挽者。厥惟師長。當今世路。考試未行。各種事業。用人均憑薦引。初出茅廬。閱世未廣。如余者。于是遂大遭影響。計余所屬。托之教員。約有徐師叔劉唐師謀伯張師直夫等。

九月底。張師直夫代余詢問第四中山大學商學院助教之職。數日後。同余該校經費不足。故作罷。謹。

十月中。徐師叔劉向余申說。謂有金友新任某處稅所所長。當爲推轂。不謂事隔數月。回音毫無。

十一月中。報載唐師謀伯被任全國煤油特稅處科長。余乃懇求提科主任徐師叔劉氏之胞兄。現爲上海農工商局第三科兼第四科科員。不料唐師對于此職堅意謝。不得已。乃作一引薦函與余。向江長託叔劉先生代爲羅致統計員一人。叔劉先生告余。此職吾擬先蘇煤油特稅局副局長傅氏推挽。函致傅後。約余到局與正局長陳

職半月。忽以家道故。不謾留滬。意欲于陽歷元旦辭職。囑級友孫君告余。暫且靜候。彼果辭職。候補必君。余初時信以為真。不意章君不待元旦。忽于十二月中浣回去。候補人員已于辭職前內定。余之謀事。又遭失敗。世道險難。余于此益信。

駒光如駛。荏苒半年。由七月而十二月。余之謀事。了無進步。瞻念前途。中心慄慄。余至此謀事之心益急。適吾校前校長凌竹銘氏。現為桂省某市工務局長。函級友鐘君。謂彼處需用人才。為數頗鉅。同學中有不歎道遠者。儘可先函諮詢。然後前去。余乃囑鍾君代為吹噓。並于函凌氏懇請。函去數日。忽交部派事之捷音傳來。派赴各路實習。以宏造就。余被派在津浦路。昨日到局報到。已由局長指定在會

九 (第二十一名)

醉 櫻

這二十世紀的世界。不是自有史以來生存競爭最劇烈的一個世界嗎？我們到處可以聽見生活力薄弱的人悲慘的呼聲。更到處可以看到人口過剩國家恐慌的態度。馬爾賽斯的人口論。他告訴我們說。「人口增加是幾何級數。物產增加是數學級數。」人口年年增加。物產的增加率那及人口率那般的迅速。那末生活競爭的現象。自然是必然的結果了。現在簡直可以說得。世界上的事情。大半是為了受生活的暗示或支配而才動作的。外國人雖天天在那裏

奏着裁減軍備的和平之樂。可是實際上他們沒有一小時不在那裏擴充軍備。他們所以要擴充軍備。並非喜歡的常開演那恐怖的戰爭。也無非為國內人口過剩的緣故。有許多人沒有飯吃。祇可憑了武力到別地方去開闢生路。像英國一年中所出的糧食。祇夠供全國三個月的吃。德國則祇夠供十個月的吃。日本則祇夠供十一個月的吃。沒得飯吃。就是沒有生活。吃飯問題沒有解決。也就是生活問題沒有解決。所謂生活問題。即中山先生所謂的民生問題。中

計處實習。余之謀事。至此遂告一段落。回溯余之謀事。前後不過半年。曲折離奇。實已極盡人事。最後結果。鐵路實習。可謂未易初衷。然世道崎張。人心幻變。所受痛苦。實已不堪想。言于此徵文之末。竊略贅數言。以示吾謀事之經歷。一吾國失業問題。日趨重要。願負有社會治安國家生計之責者。注意及之。二國內各種機關。無論屬政治屬經濟。請多行考試制度。羅致人才。人我兩方。均有裨益。三初出謀事。當今社會。絕不宜自視太大。更不可過守成見。希冀一蹴即就。倘能隨時隨地留意及之。亦已大可斯則作者所願與當世諸君共勉者也。

山先生在他的民生問題內也說。「現在我們講民主主義。就是要

四萬萬人都有飯吃。並且要有很便宜的飯吃。要全國的個個人都有便宜飯吃。那才算是解決了民生問題。」換一句說。就是解決了人民的生活問題。現在社會盜賊這樣的多。如上海一埠每天綁票案平均有十餘起。難道他們多願意做這違法的勾當嗎。這也不過爲生活問題不得解决。才挺而走險。所以人民的生活問題。就是社會的安寧問題。也就是國家世界的安寧問題。我們在此更可曉得世界上在十七種的社會主義。其同一的目標。也不過欲解决人類的生活問題而已。

所謂要解决人類生活問題。就是人人要有飯吃。人人要有職業。職業是維持生活的方法。但這是從主觀方面說的。從客觀方面說。職業也是貢獻社會的利益。和促進國家富強所必要的手段。談起職業。我現在所最悲憤的。就是現在一切的職業。差不多完全不是王孫公子富商巨賈的勢力範圍。那一輩無權無勢的人。很難插足。如要謀一役半職。非要有有力的人的介紹不可。得不着介紹人。那便很難談了。唉。真正可歎。

在今年雖祇二十一歲。而謀的職業。已不止一二。其間有成功的。也有失敗的。今將他分爲三期敘述。在這篇敘述裏。足以窺見社會的缺陷和失業的痛苦。

微倖的白銀時期

當我求學時代的願望。本想由中學而入大學。如有力量。或再想出洋留學。抱着這般的宏願。時時還想他能次第實現。不意終至事與願違。我十六歲那年。家伯忽從營口寄來一封快信。給我的父親。略謂。

「本公司現需幫寫一人。每年薪金至少有三四百元之譜。此事無須多大才學。如以醉擗姪充之。已足勝任。帮寫一席事輕而薪厚。誠屬機會難得。兄不忍以佳缺讓之他人。故特先行奉詢。我弟倘蒙同意者。卽命其買掉北上。幸勿遲遲而坐失時機也。」

「每年薪金祇少有三四百元之譜。」在現在的職業界中。也不能算微薄了罷。這種好缺。我們不謀而獲。真是怎樣的欣喜。母親爲了他信上「每年薪金祇少有三四百元之譜」的一句話。覺得絕美而不願放棄。蓋一個十六歲的孩子。初出去便能掙這許多薪金。自然是十分的滿足。而要不肯放棄這種良機了。但母親也是個深明讀書所以謀生活的人。多讀書即使將來的生活力愈強。所以她要我就商之後。餘暇還要讀書。好得在伯父的指揮之下。這些要求。大概不會不允許的。至於我的父親的意見。亦以爲現在人浮於事。如能要求得到半工半讀。則這種機會似不啻失之交臂。至於我自己呢。

則半途就商。本非所願。後來他們說可以半工半讀。且這個機會難得。放棄之殊屬可惜。經他們這樣一再慇懃。又重以親命。所以終至毅然赴營就職了。

到了營口之後。就在華安保險公司內供職。我司的職務是繕發英文保單。有時還要管些別項職務。暇則補習補習功課。

一個十六歲青年。能掙這麼大的薪俸。且這職務是不謀而獲的。謀事的困難一些沒有經着。祇覺生活的愉快與優游。這不能不算是我的僥倖了。所以這時我稱爲是我職業界中的僥倖的白銀時期。

光榮的黃金時期

一個人的欲望是沒有底止的。何況素抱雄心壯志的我。一心一意想到社會上去活動。祇要能做出一二椿動人聽聞的事。則一生無

論短命長壽。我便以爲有了人生的價值和意味了。所以我覺得我如要謀個人的出路。則保險職務之外還有別的兼職而足以在社會活動的必要。至於這個兼職。目前要以新聞事業爲最相當了。且

新聞事業與我的性情十分相近。數年前我就有入新聞界的志願。我相信我在新聞界中必能遇勉從公克盡厥職。倘若我能謀得的話。那時我於是起始努力於新聞界職位的鑽謀。我十九歲那年恰逢五卅案發。舉國沸騰。南方各地均罷市罷課以爲接應。而奉天人二家後來就托我們華安保險公司代理。我是華安公司的職員。無

則仍如大夢正酣。對外界情形。均置之不問不聞。於是東省有志的青年。遂聯袂振臂以起。那時東三省民報的總編輯安懷音先生。鼓吹滬案最力。大聲疾呼。實足以振聾發聩。我於是也跟在安先生後面來搖旗吶喊起來。天天作鼓吹的文章。有時還要寄一些關於滬案的新聞。我入新聞界的希望。至此已露一線曙光。乃致書與安懷音先生。表示我入新聞界是我的宿願。鼓吹滬案是我的責任。如果

發泄興趣的可能。和努力工作的機會。即使完全盡義務也所願意。這信在我的生命史上極有記載的價值。所謂光榮的黃金時期。要以這信爲開路的先鋒。後安先生的復信。極贊我的志願。並承認我是東三省民報的通信記者。我入新聞界的希望終成事實。是幾年奮鬥的結果。對此我自然有說不出的歡悅和自慰。

民國十五年那時我二十歲。上海時事新報招聘訪員。我見機會又來。乃投稿三次。承他們不棄。以爲我的稿子可用。就聘爲奉天特約通信員。定每月薪金十五元。我的社會生活。從此乃大形活動。探訪新聞。撰寄稿件。有時還要寫些另辟文字。投登各報。於是精神乃大勞苦。然而無冕之帝王的新聞記者。我始終以爲光榮的職務。

形中也就兼了他們二家新公司的職務。這二家的職務在實際上我不是去謀得來的。所以仍舊說不到謀事的困難。這個時期內我所有的職務都不是用怎樣的手段去謀來的事情既多。收入亦豐。生活因此很覺舒適。至於我的新聞職務。我尤覺光榮。所以這時期我名之謂光榮的黃金時期。

悲苦的黑鐵時期

迷信命運的人都以為人的一生是為命運所支配。走好運的人。則得心應手。一帆風順。走壞運的人。則反是我近一年來照迷信人講。大概是走的壞運。罷。營口華安保險公司的正副經理相繼死亡。(家伯父是副經理)華安日在風雨飄搖之中。漸覺支撐為難。繼任經理遂漸露欲藉裁員以節省開支之意。那時國民革命軍已到蘇州。為民除虐。萬眾歡騰。又聽說國民政府重人才主義。一切用人行。政都取公開。我不願在營口自討沒趣。乃自動辭職返南。想在黨治下的江南。謀一職位。藉此也可以努力於為中國唯一出路的國民革命。這時我的希望比入新聞界時還要遠大。還要懇切。自從南下後。我的新聞職務也無形停止。因到南地後事實上實在沒有新聞資料可以供給了。

到南地來了有幾個月。目覩黨國的糾紛。真使我痛心。時局也沒有

安寧過一天。以致我以前的希望。就冷了一半。國民政府治下的各機關。也不見招考。我至今徘徊歧途。沒有機會得加入現在的國民革命戰線。從事有條理的革命工作。本埠(蘇州)黨部雖常常改組。而我從沒有見他們招考過。我們這些無人提攜無人薦舉的人。如果要等他招考。那時不是要索我們於枯魚之肆嗎。無奈我祇好寫封自薦信到黨部罷。說明我的履歷和努力革命的志願。事情不論大小。祇要天天有工作可做。我都願意。我總以為成與不成。必有一個回音。因黨部曾經這樣宣言。說人民的痛苦。都可去向他申訴。他却肯代人民盡力解除的。我視黨部如母親一般。有了痛苦。那有不向她說明之理。誰知這信去了之後。直到今天沒有得着他們半個字的回音。我真十分失望。十分氣憤。但我現在也自知太不自量力了。太昧於世故了。本來這些小痛苦。那裏值得他們的注意呢。回南有幾個月了。這幾個月中。有支付而無進項。生活當然要受着難堪的壓迫。到現在才真感着失業的痛苦了。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我不能不另謀別法。於是致書各友人。托他們代為找尋商界的位置。但這人浮於事的社會。謀事談何容易。何況我更無一個有力的奧援。所以我至今仍不得不着僅足以維持生活之一個職業。因了生活之苦悶。所以我就名現在為黑鐵之時期。

十 (第廿二名)

余早歲喪父。家境又寒。故中學畢業後。即亟於謀生。顧海上親友寥寥。援引無人。荏苒經年。毫無端倪。當時同胞諸君。凡無力上進者。什九謀得一職。其間從事郵電兩界者。幾占全數三分之一。或有勸余投考郵電者。余初頗為心動。既思郵電界中人。遷調靡常。而余母年老。且祇生余一人。一旦派往他埠。余母必不許余遠行。而余亦不忍遽離膝下。故終未嘗一試。會有劉君人法者。余之表姊丈也。為人豪俠好義。獎掖後進。不遺餘力。一日遇余於舅氏齋中。寒暄之餘。余以謀事相託。當蒙劉君首肯。時劉君方以江海關稅務司帮辦于役。南通與實業家張喬庵氏有一日之雅。劉君乃介余入張氏手創之南通大達輪埠公司。余初不願出門。而余母則竭力贊余行。良以劉君作家南通。此去定多照應。且通滬相隔不過數百里。輪舶朝發夕至。以言交通。固便利之至也。余以母命難違。卒束裝就道。既抵通。一切自有劉君照拂。起居飲食。十分稱意。經理鮑君星齋。和藹可親。同事感情。亦頗融洽。公餘之暇。時往劉君寓處。以英文修辭翻譯等課請益。劉君以客齋寂寞。頗表歡迎。相處兩載。得益非淺。余今日得從事於遂諱事業者。實出自劉君之錫也。惜乎昊天不弔。劉君已於民十一之冬。以腥紅熱症。與世長逝矣。傷哉。余供職大達之第二年冬。回滬省親。時余母適患喉症。幾瀕於危。療後囑余勿再住通。余卽馳書辭職。當蒙鮑君挽留。顧余去志極堅。卒不復往。翌年春。父執金君

介余入麥加利銀行。比偕金君往該行經理席君出見。謂已有他人矣。金君問何時定奪。則曰在二十分鐘之前。嗟乎。大好位置。以遲到二十分鐘而讓諸他人。豈不大可惜哉。余於是知人生在世。時機不可或失。謀事如此。其他亦何獨不然。懊惱之餘。立志上進。乃於是年夏起。專攻商科。四載畢業。獲益尙多。畢業之日。同胞摩君。約余共往新加坡辦理實業。余以母老。丁單。却之。今摩君已在南洋方面。嶄然露頭角。而余則寄人籬下。依然故我。回首從前。曷勝悵惘。余既不能謀生。海外顧又不便。長此賦閒。乃四處諸託。冀得一枝棲。未幾承市立和安小學校校長毛君之招。擔任該校教務。供職三載。頗稱順利。顧余非師範出身。抗顏為人師。私衷究有不安。且教界清寒。蔽水時嫌不敷。乃蓄意改業。冀增進益。初考滬甯鐵路車務傳習所。三月畢業。行且派事。會商務印書館有招考特別生之舉。待遇尙不惡。因棄彼就此。初場為通訊試驗。分中文英文二種。中文為已出版之自己著作一篇。英文則譯白話文範中梁任公氏所著之『人生在世究竟為的是什麼』一篇。約四五千字。初試發表。合格者凡六人。余幸以第五名錄取。第二場面試。余亦幸蒙錄取。試辦三月。始告定局。同榜六人。四人派編譯所。二人派總務處。余則派在張君叔良主持之英漢字典部。勤助張君等翻譯韋氏大學字典及其他英漢字典。進館迄今。倏焉數載。自維才薄。建樹毫無。清夜自思。彌深慚愧也。

震爍全球絕無僅有之偉大創舉

世界攝影大賽

喚起自習攝影者向上之興趣

獲得全世界名彥熱切之贊助

者番柯達公司發起世界攝影大比賽之初衷。端在喚起羣衆普遍之注意。與攝影術對於世界大事之重要。故祇限自習攝影者加入比賽。自問有此資格者。人人皆可加入。人人皆有得獎希望。

攝影術在今日。功用益廣。功效愈顯。不僅謀個人欣賞而已也。且可增進國際間之誠意與親善。良以各國人民。往往利用照相之傳播。彼此明瞭真相。可免不少之誤會與隔膜。故此次發起世界攝影大比賽。各國朝野名流。無不

熱烈贊助。共襄盛舉。贊助者有總統總理社會領袖科學鉅子美術大家等。茲將名流台銜。摘錄於後。

中國——唐紹儀——富國偉人現任中山縣委員長
美國——安迪生——世界第一大發明家

潘興大將——歐戰時美軍總司令
貝特中將——南北極飛行探險家
英國——巴登包威爾公爵——童子軍創辦人
意國——馬可尼——無線電發明家
墨索尼里——首相

坎拿大——巴登男爵——前任首相
法國——潘恩嘉——前任大總統

德國——安克納博士——齊柏林大飛船總司令

日本——濱澤子爵——大實業家

波蘭——巴特里司其——大音樂家——前任總統

中國各界投寄與賽之照片。將來統由特組委員會。審定甲乙。評判員之姓名。不日公布。如讀者尚未投寄照片加入此次獎金最多之大比賽。請向就近柯達經理處或上海比賽處索閱章程。便知其詳。



柯達公司攝影比賽處 號一九五 第五屆 諸君請由明聲商業雜誌（誌）由明聲

桂格麥片

有五十餘年之信用



各地商店均有出售

嬰兒一歲以後。桂格麥片尤為佳美之食品。世界各地嬰兒因食桂格麥片粥而致健康者以億萬計。蓋其含有配合得宜之養分。助長筋肉。助長齒髮指甲。養骨生肌。且有補助身體平均發育之功。積財千萬以遺子。不如健康在其身。君之哲嗣生活開始。固不可不十分注意也。

本公司備有桂格麥片
食譜一書。函索即寄。

上海九江路一號

美商桂格麥片公司啟

Quaker Oats

2

十一（第廿三名）

李修睦

這不是我的謀事經過。這是別人家的人家告訴我。我把他記下來的。

好了。好了。我現在已是大學畢業了。這是我心中喜悅異常。以爲從此後我可將我數載辛勤所得的知識供給社會。庶不負師長的教養。國家的栽培。

我回家看視了我的父母。就回到南京來等事。等了一個多月。沒有一个人來問信。這時我急了。却是沒有辦法。

一天我在街上閒逛。遇見一個王先生。他是我數年前的同學。大家談起畢業的事來。我就把我等了一個多月的話告訴他。他撲嗤的笑道：『呀。謀事是要奔走的。是要承人言笑的。像你這樣等就是等一百年。也沒人給你事做。』呵。我這時才覺悟過來。想事做是要哀求人的。你有天大的本領。不歡逢人家。人家是不給你事做的。於是。我對他道：『在你看。要找誰呢？』他說道：『現在趙老先生不是做某個行政部的委員麼。我們可以找他。』我睡的說道：『趙某麼。我寧可不做事。我是不見他的。』那麼。我們可以找陸先生罷。『他。我也是不願見的。』還有史先生張先生。』我更皺眉說道：『唉。吃茶去罷。這事可以不談了。』我回到下處。心中悶悶不樂。

隔了數日。又遇見這位王先生。王先生問我道：『你現在怎麼辦了。我看你還是去見見那幾位老先生罷。』

停了數日。別的一個姓馮的朋友來找我。談到做事的話。也是勸我同那位王先生去找這些委員先生。我心中甚是不樂。暗罵道：『怎麼這些人都變了。』

過了半個多月。還是沒人來問信。我這時心中焦灼。又不敢回家。整日的看看書。在街上閒逛罷了。這日那位王先生來看我。仍是極力的主持前議。我沒法。嘆了一口氣。對這位王先生道：『隨你去罷。』這位王先生笑道：『信我的話是止有好沒得壞的。我們今天先看趙委員去。他住在大石橋卅號。我們先見見他。而後才好求他給事你做。』

坐車子到了這大石橋卅號的門前。遞進片子。好一回。拿片子的人出來回道：『委員不在家。你們改日再來罷。』王先生問他道：『什麼時候委員可以回來？』不定。王朋友向我道：『我們可以在門房裏等一回。』站了好久。太陽漸偏西了。肚裏也着實餓了。我說道：『走罷。還等什麼。』王先生還想等。我做主的叫車子走了。王朋友很怪我太性急。責我道：『像你這樣是不成功的。想事做只得耐心。』

些。」

次日一早。這位王先生又來看我。帶我仍找這位委員。他說道：「快走。快走。去遲了。恐王委員又已外出了。落得我們又白跑一趟。」剛入街口。恰好遇見那趙委員坐在包車上。王先生忙高呼脫帽笑容滿面的說道：「老先生這早就出來了。忙得很呀。」趙委員笑道：「是的呀。你們昨天來的罷？」王先生說道：「不錯。不錯……」好。我現在趕緊要到部裏去。你們晚上來。」說罷。車子如飛的去了。我們只得掃興而回。又白跑了一趟。

到晚上只得又同這王先生到那卅號裏來。那知那裏排了一大排車子。站了許多東武裝帶子的朋友。多遠的叫人不要來。我們這時莫明其妙。躁了一大氣。後來等得裏面出來一位勤務。上前將個小心。討這勤務一個大霉頭。才知道趙委員今晚請客。我喪氣的道：「大概今晚又是不得見了。回罷。」我回來後氣了幾個死。很決心的道：「從此我就是永遠沒事做。再也不見這班人了。」

隔了幾日。這位王先生很慌張的跑進我的屋子。滿臉堆着笑。拍手。說道：「大喜。大喜。好機會來了。你知道麼？」我很詫異的道：「甚麼喜。不知道啊。」你曉得後日趙委員老先生的第三小姐同郭碩士結婚麼？這第三小姐是趙老先生最愛的一位小姐。多少大人物。甚麼黨部的委員啦。政府的委員啦。都往送禮禮堂設在國民大旅

社。連日來旅社門前人山人海。你今天何必不也備一份禮。討討趙老先生的喜歡呢。趙老先生一喜。你就不愁沒事做了。你看我這份上等差事。就是先例了。你有這易如反掌的事。如何不喜呢？」我冷笑道：「足下的禮物早預備了。」他道：「我的禮昨天已送去了。承趙老先生的情。給我一個大面子。留我一頓飯。並且還叫秘書把我送出大門。多少大人物。譬如昨天的王委員。今天的張秘書。他們的面子多大。連茶還都沒留。你看我這面子大不大呢？」說罷。抬着頭微笑。很現出一種得意的樣子。我又冷笑道：「這面子當然大了。這真是『一登龍門。聲價十倍了』。以後我也不敢同足下相混了。」他道：「我這面子雖大。難道還在你我老同學跟前擺麼？」他說罷。就拉着我的袖子道：「好好。我們買東西去。我們到國民大旅社慶賀去。」我身子一撇道：「去什麼。他的女兒結婚與我什麼相干。我也不是他的親。也不是他的友。我為什麼要送禮。只好足不輦巴結他。送他的禮罷了。這事非我吳某所做的。」於是他就紅了臉皮。向身向外道：「好好。我好意為你。你好不識抬舉。你不去找他。恐怕你在此地等十年也沒人給你事呢。唉……」他去了之後。我冷笑幾聲。道：「好沒廉恥的東西。中山裝穿的好。污穢。我們總理了點污我吳某了。」從此我又等了半個多月。

一日恰好我在街上閒逛。遇見那個姓馮的朋友。馮朋友問我現在

有沒有事。我就把以上的詳情告訴他。末後鼻子裏冷笑了兩聲。這馮朋友道：『好。現在陳老先生是國府的科長。同我很好。我代你找他去。等我把你的事說了有個差不多。而後我再帶你見他去。』約好之後。就各自東西。我回來時心中暗喜。以爲此後或不致再有像上次嘔氣的事發生了。

隔了三四日。這馮朋友跑來。很興高采烈的說道：『現在事情有點希望了。我已替你說了幾次。我們倆今天見科長去。到了國府門前。下了車。脫帽進府。找到科長的辦公室。恰好科長在裏面。當下馮朋友就向科長鞠了一個大躬。我不由的也就鞠一個躬。這科長臉上架着墨晶眼鏡。穿着中山裝。手裏擲着筆。正在那裏寫什麼。這科長見我們進來。就懶洋洋的略動身子。住了筆。抬起頭來笑道：『你們長心。』科長道：『有慢。我也不送了。』科長說罷。又垂下頭寫那個來了。』馮朋友笑道：『來了。』科長用手指着我道：『這位就是吳某麼。』又用手指着桌子的兩邊道：『請坐。請坐。』但是這科長再也不站起來。馮朋友就躬身到地告了罪。坐在科長的右邊。我也就坐在科長的左邊。馮朋友很恭謹的說道：『科長的事情忙得很呀。』

科長嘆道：『唉。是的呀。這幾天簡直一點閒兒也沒得。』馮朋友道：『科長手下有許多人。怎麼事情不叫他們做。倒反自己做起來。』

科長道：『這些事都是我不得不親自做的。他們的事倒多着呢。』停了一會。科長很急促的高呼勤務道：『趙一。趙二。』那勤務趕忙

跑來。恭恭敬敬的向科長鞠了一個大躬。垂手侍立。科長用手向桌上一拍。怒道：『混蛋。怎麼人來了許久。還不弄茶來。』勤務連聲說道：『是。是。』這勤務說罷。一步一步很小心的走出去。科長又拍着桌子道：『怎麼不快點去。』馮朋友道：『不吃茶。不吃茶。』科長道：『怎麼不吃茶呢。』於是馮朋友又很恭謹的向科長笑道：『前幾

天託科長的事費科長心……』『那椿事呵。恐怕沒有希望。我已代你向部長說了兩次。現在還沒有缺出來。』馮朋友很詫異的道：『不是有人說貴部裏的書記出缺一位麼。』科長搖手道：『不要談。不要談。這事部長是要薦人的。』吃了數盅茶。科長把茶碗一舉。馮朋友就躬身到地的說道：『好好。我們明兒再來罷。諸凡費科長道：『有慢。我也不送了。』科長說罷。又垂下頭寫那個什麼。』

我們回來後。馮朋友笑向我道：『你曉得科長的心事麼。你明天可請科長吃飯。叫我陪客。我再請幾位來相陪。那你的事就可以有希望了。』我這時皺了雙眉道：『呵呵。還要請人麼。』馮朋友大笑道：

『怎麼不請人就行了。』

到了晚上。這馮朋友來告訴我說：『席已叫好了。六塊大洋。我們現在趕緊請科長去。』於是同他又來到科長的辦公室。科長見我

們又來了。很詫異的說道：『你們又來幹甚麼。』馮朋友就鞠躬如

也陪着笑指着我道。『這位明天晚上辦了幾樣小菜請……』不煩着不煩着。我是不去的。』馮朋友又陪笑道。『這位誠心誠意特地的來請科長。怎麼科長不賞個臉兒。』科長道。『不是這樣。我實在忙的了不得。』馮朋友笑道。『科長再忙些也要望科長賞個臉兒。望科長看在下的小面子賞仕下的一個臉罷。』唉。我實意是不得功夫。』馮朋友陪笑道。『無論如何要望科長賞個臉兒。』科長皺眉道。『我說我不得功夫。你們一定要我去我不去罷。又說我做大官的人擺臭架子好請你們放心。我去罷。』馮朋友笑道。『既然科長賞臉。請科長明天早點去罷。』

回來走在路上馮朋友笑向我道。『科長既然答應來。你的事就有希望了。唉。今天不是我科長一定是不來的。等好音罷。』這馮朋友拍拍我的肩走了。

次日這馮朋友會我去邀科長。科長道。『你們又來了。』馮朋友道。『我們是來請科長……』科長道。『那自然。我既然答應你們。我還有個不去的道理。什麼時候。』『晚上六點鐘在一品香。』科長道。『好。我一定準時到場。』

我們倆來到一品香。那茶房上來問道。『菜已弄好了。什麼時候用。』

馮朋友道。『等一會。科長還沒有來呢。』停了一回。馮朋友道。『現在已是五點半了。怎麼科長還不來。』呀。現在已是五點三刻了。怎

麼還杳無信息。』『六點了。』『六點一刻了。怎麼科長不來了麼。』好了。前面來了一輛汽車。想是科長來了。』呀。七點了。』一品香門前呼呼的一總過了十幾輛汽車。可是一輛也不停。最後來了一輛在一品香門前停下。這才是科長的車子。

馮朋友趕緊拉我及袖上前迎接。含笑彎腰。拉着科長。把科長請下車。很恭敬的說道。『科長來了。』科長仰着頭笑答道。『來了。你們等了好久罷。』馮朋友道。『沒有沒有。』一步一步的把科長請進房間裏來。這科長也不謙讓。一屁股就坐在首席上。當時陪客的共有六位。都是我這馮朋友請來的。當科長進室的時候。一齊都迎了出來。鞠躬問好。

坐定後。當時就有位姓王的首先發問道。『科長老先生。部裏事忙得很呀。』又有位姓白的搶着說道。『我想科長老先生也不見得十分忙罷。你看他老先生手下有多少人。書記啦。副官啦……』科長搖着頭道。『怎麼不忙。簡直忙得一天到晚無一點閒工夫。我今天到此地來。真是回不住這位兄弟的面子。』說時用手指着馮朋友。一位姓戴的說道。『老先生雖忙到底還比我們好呀。』這位姓白的正色道。『哼。你看我等是何等樣的人。敢同科長先生相比。』一位姓撒的說道。『請問科長老先生在部裏一月有多少薪金。』科長仰着頭表示很得意的樣子道。『正薪二百元。外加三百元。這

有……」一位姓易的驚訝道：「呵呀，有五百多塊的正賑，再加上二年的薪水了。無怪乎……」嚇你當玩的。國府裏的科長，你小視了麼？你真是初出井的蝦蟆，不知天有多大地有多厚呢！」一位姓范的是這樣說的。姓戴的姓安的二位一齊說道：「一位國府的科長小了麼？這還是科長老先生好。不然，哼，三千四千萬把萬，也就是賺呢！不見老先生的同事王老先生麼？他只做四個月的事，家中現在已是夠你猜的了。」姓白的說道：「至多不過五萬罷啦！」姓王的說道：「再多些也不過十萬罷。」姓安的姓戴的說道：「嚇，五十萬。」姓白的姓王的諸人都把舌頭吐出來。半天縮不回去。科長說道：「這也算得什麼？前回一個張同事只幹了一個多月，家私就有了二十萬。」於是馮朋友站起來，彎着腰，很恭謹的向科長說道：「請用請用。這東西快冷了。這東西一冷，就不好吃了。」

我這時實在忍受不得，向衆人告了不快，退席回寓，回到下處，心中實在氣得了不得。自家打算道：「干鳥麼？上回撞見那位王先生，帶我去見什麼委員，撇了一肚子氣。這回又遇見這位馮朋友，又見了什麼國府的科長，什麼穿中山裝的洋先生，唉罷了，罷了，回去罷。天

下了壞了。我們孫先生白費了四十年的心血了。」於是收拾了行李，趕回家去。

見了父母，又見了哥嫂兄弟，晚上吃晚飯的時候，談到找事的事情。我這時心中又羞又怒，但是沒得話回，只好把頭垂着搖。我父親曉得我不作聲，我大哥接着冷笑道：「哼，想是未弄得事罷。」我的幾位兄弟同嫂子臉上都帶着笑容，都表現着一種刺諷的意思。我這時心中愈加羞愧，頭幾乎不能再抬起來。

過了幾日，外面人都曉得我回來了。於是大家都議論起我來。我好像聽人說：「吳家老頭子辛辛苦苦的給他兒子念書，念了靠十年，如今是一事無成。他在外面等事，等了三四個月，一樁事也沒等得。真才是糊突蛋呢！你看王家老大出去，沒有一二十天就跟了一個縣老爺，做到縣裏的科長。你看他有用沒用呢？」我這時心中格外難過。

我父親到底愛惜我，就馬馬虎虎的在縣裏一家商店裏替我收了一張書記的聘約。我雖然不願幹這事，我父親的命令同苦心也是不能違背，同事負的。於是我就幹了呀。一包熱淚，洒向何處。一腔心事，又訴向何人呢？唉……

十二（第廿四名）

王性成

余儒家子也。祖居靖江柏木鄉之宜稼橋。父爲清邑諸生。曾畢業於江蘇某校。民國二年受如皋某校聘。時余方七齡。父以余幼不便挈之遠出。延塾師於家教余讀。余亡母性耐勤苦。并日之餘兼事耘耔。出則喚余看護弟妹。以故不得專心受課。閱數年識字殊鮮。然余父雖廁身學界。感時世潮流。漸趨實業。時作送子弟督商之頃。想於余讀之益否。故不甚措意。旋先母恐余失學。建議令隨學。父始挈余赴如校肄業。程度淺。編入初級。父教高級。不能兼顧。僅於課餘督溫習。余性好嬉。名雖隨父學。而實未能也。

民國八年秋。余岳黃步蓮開隆泰源油麻號於江陰北外。思得知者爲之坐鎮。稔余父願改商。情人徵同意。余父方有志莫逮。得機喜甚。滿擬身入商途。藉作子弟之嚮導。爰辭校職。就店事。期翌年挈余爲學徒。於商餘傳授以學識。而孰知事與願違。竟有出人意料外者。商人器量。類多譎狡。且妬忌心重。非箇中人爲可。東必出其把持手段而操縱之。余父入店。乃大遭經理吳某之忌。而外帳陳某忌尤甚。日伺余父短。串讒於余叔岳。叔岳腦筋簡單。莫識玄妙。於余父時有後言。若輩既售其奸。復偵得余岳之意志薄弱。且門外漢易與。遂顯露傾軋於詞色。而余之隨父習商。乃成畫餅矣。余父性強直。嫉奸猾。如仇。且不工媚人術。平時在肆。見肆友詔求詐騙之行徑。已不謂然。及挈余之目的不達。質諸余岳。又無效。雖萌去志。以余岳資本之闊。

係。尙未忍遽爾脫離。繼因迭受若輩之白眼。遂決然歸居家課余兄弟。徐俟他圖之機會。時爲民國九年六月。計居肆僅半載。而備受種種之刺激。嘻。商途難入。有是夫。

余父執教鞭如校。以忠職著。校長甚倚重。之前因挽留不獲。深以爲憾。及聞辭肆歸。急足函聘。期必得所。請。余父感其誠。且余弟年亦十一。不容再蹉跎。諾之。挈余兄弟隨讀。於是余父脫離市儈之羣。而重尋坐冷青虧之況味。暇則走函商界之親友。託爲余覓校棲。而書算尺牘。爲余之必修科。余雖在校。固以將來之商人自命矣。

是歲寒假歸。表叔朱治源來余家。述已代余覓得學商所。詢爲何店。則江陰北外之鑑豐榮。煙業而兼錢業者也。余疑煙業之出路。恐過狹。不如姑待優者。余父謂煙錢兼習。既可得生理。且可習洋訛訣。捷徑也。况煙業之得法者。亦不乏人。業無美惡。惟在人爲耳。而送余爲煙肆徒。於是遂決。

商家收受學徒。進肆必擇吉。迷信也。余父向不迷信。然以商人習慣。亦不爲意。惟靜候其晦日而已。明年正月望後。表叔至。命余二月二十日入肆。父以詎期尙遠。復挈余同赴如校。作商事之預習。冀減少余入肆後之窘困。先期六日。送余歸。先母方爲縫衾褥。製鞋襪。日有不足。繼之以夜。於余之習商。若重有憂者。見余待旁。輒以學徒不易相警。余漫應曰。商肆亦人居。非刑場。何畏爲。先母憤余言不祥。直

睡余面。余笑置之。未幾期屆別母往時年十有五也。

渡江抵表叔肆。由表叔領往。所謂店主而兼余師者。方兀坐几間。見表叔至。身微起。表叔命行拜跪禮。渠則坐受之不爲動。若故高其師位然。余至此始知學徒之卑也。旋表叔介紹謁諸肆友。中有瞿某者。亦靖人。辭色和善。絕不似肆主之板重。余後得終業於肆。悉出是人之斡旋。至今猶念之。

余進肆之明日。爲登台表演學徒現形劇之第一日。晨起有乍脫學徒之同事。移交其學徒應擔之任務。舉凡開門。掃地。拭桌。泡茶。胥集於一身。客至則點火送煙。會食則搬菜添飯。乘閒坐。食領路殘羹。而高呼打水之聲。即繼之而起。稍或延緩。呵斥立加。初至頗感每飯不飽之痛苦。後則捧碗張口作虎咽。肴蔬羅列。不暇一下箸。惟求果腹而已。至若工作之難堪。及今思之。猶將作三日嘔。日間肆面零售之水烟。須隔夜洒水揉碎。篩去砒屑。分成小包。此爲學徒最初入門之功課。余初習此手面之汙。固不必言。而烟味刺腦。幾爲之昏暈。余則強忍爲之。絕不怨恨。反以爲學徒者應爾也。

余鼻吸腥辣烟味之一年中。所最畏之役。則爲運送批烟。烟商慣例。有批發必由學徒送船。任重道遠。幼弱何堪。余每負送。必面爲之紅。氣爲之喘。店主與肆友不相憐也。余見批烟者至。有如見催命使者。每至力不勝時。幾欲棄之而逃。然念父之督責嚴。卒亦不敢。恨極莫

淺時。或忤店主。店主屢欲斥退余。表叔知之。輒責余服禮。余心雖不願。然猶望學有所得。強就範。退後詢表叔。師何不教識洋蚨。僅令作粗活。豈以余爲僕乎。表叔謂汝初至。姑俟異日。余聞表叔語。因念進肆一年。惟習包烟揉烟而已。書算尺牘。須至夜闌人靜。習之。店主固未嘗一教導。指點者惟瞿某也。豈洋蚨訣奧。非開始學徒者所能領會乎。遂平心待之。越年而店主不教如故。惟令於包烟之餘。略事貿易。送烟則仍余職也。至烟之來源。及定價。多半由瞿某指示。餘則由余探得之。而店主若不願余深諳者。見余偶詢肆友。輒作唇態。余不能耐。瞋目報之。店主乃狂吼。欲逐余。經瞿某婉勸。怒始息。最後一年中。受此壓迫者近十次。日思他。而爲限期所束縛。不得達目的。恨甚。余父以習一業必安一業。學徒期滿。必欲余留店。父命難違。則安之。店主雖嫌余慙。然心愛余勤。待余之態度。乃不似學徒時之酷暴。然洋蚨訣終未授也。

民國十四年春。蘇浙之戰。張宗昌南下。奪占江陰砲台。余從槍林彈雨中。脫身北渡。時先母方患咯血。父任校職。難顧湯藥事。得余歸爲助。良便。泊端陽後。奉軍北退。各商店恢復原狀。店主招余父以先母病有間。令余往。不欲輟業也。余以母病時發。不願遠離。母順父意。力促行。余身雖赴店。心固在母旁也。

中秋節屆。余弟得祝某薦。往宜興。張渚鎮習商。離家數日。母病忽劇。

父急函喚余返。日夕侍母病。母於彌留時。謂余曰。汝父一心令汝入商界。汝今已得商民之資格矣。然余若不起。恐汝不得終爲商民。而將轉爲農民也。余聞母言。心爲之酸。蓋余學徒三年。辛苦所易之代價。負烟包烟。揉烟賣烟而已。所謂洋蚨訣。餌余耳。商民資格於何有。余父知受店主欺。值余母故。遂命棄商爲農矣。

十三（第廿五名）

胡大齡

余天資愚魯。然頗好書籍。當萬籟無聲。或朝暾甫出之際。每展卷朗誦。興致盎然。覺此中樂趣。誠南面王不易也。今舍學就商。實迫於環境。豈所願哉。其間種種謀事之經過。敢爲讀者告焉。

余肄業滬西聖約翰大學。明夏可卒業。不幸去春時局變遷。學校因以暫閉。一時人心惶惑。社會紛擾。家人遂命余謀事。此余輟學之要因。亦即謀事之嚆矢也。

同學中有金君者。習醫。其父於蕪湖設院開診。識國民政府要人甚夥。余私喜曰。苟得金君將余介紹於其父。復由其父轉薦諸要人。前則祕書等缺。不難得也。遂設宴款金君。於席間再三乞其轉請。乃尊向諸要人引荐。只求瞰飯地。肥瘠不敢計也。金君連連首肯。余大慰。此去春三月間事也。

金君去後。余函報家人。謂是君誠信謙和。友朋中凡央其助者。苟力

母喪七終。赴肆取行李。店主僅略一問訊。而於余五六七三月之薪水。則置弗道及。一若學徒終業。應盡數月義務者然。噫。商人之待遇。學徒情義之薄如是。何怪肆友之不忠於店主耶。余家居行三載。於習商之經過。猶盤旋於腦際。印象既深。感想時發。願習商者先擇師。尤願爲師者勿僕視學徒也。

能達。無不許。許無不成。與余甚善。此次返里。佳音約不日可來。斯時余謀事毫無經驗。閱世又未久深。故頗信金君必能助余成事。一若有覩黑雲而知將雨者。越數週。金君無信來。余漸焦灼。急飛書叩消息。札三寄。金君方簡略覆示曰。尊事已向家君言。第政治之事。變動倏忽。且鑽營者日衆。請耐守良機。苟至。准不相負云云。余讀畢。如淋冰水。自是始稍稍知謀事之不易。此客夏五六月間事也。

七月初。有窗友皮君。將赴新嘉坡就商。余聞大喜。蓋常披覽書籍。知吾國華僑每有赤手空拳於海外。竟能貴顯達者。雄心勃起。私自策曰。華僑人也。予亦人也。予苟身往海外。又安知他日不能飛黃騰達耶。未幾。適南洋大學有上海婦女會舉行勸募慰勞北伐將士遊藝大會。余乃恭邀皮君往覽。復於該處進以豐盛之西餐。爲之祖餞。便中遂懇其於海外留煮。代謀衣食處。皮君爲人爽直。且善與人同

情。聞言立允。並謂一抵嘉埠。當力向友人前爲余吹噓。事成。則日後種種領護。照驗身體。定船位等事。唯囑其乃弟代余辦理。余稱謝不置。

詔華易逝。瞬屆中秋。皮君別後。音信沉寂。會余鄉亂後漸平。家人系念。函召返里。余遂歸。抵舍後。日盼綠衣人蒞。每聞信至。輒叩以是否。來自南洋。其一時謀事之殷。概可想及矣。未幾。葉之黃者。已由枯而盡落矣。階前滑溼者。已由薄露而嚴霜矣。秋盡冬來。而余謀事數月。毫無把握。終日悶處庭屋間。深感蘇秦當日侘傺居家之苦。偏余弟是時由郵務生考升郵務員。親友羨慕。爭任塞修。余亦未婚。然無人過問。相形之下。愧恨萬狀。無已。盡力忍耐。然猶深信皮君絕不負我。尺素飛來。揚眉在卽。孰意望穿秋水。依然雁杳魚沉。發郵刺訊。又不啻書付洪喬。憂思愁急。幾成瘋癲。幸者。校中西教師時君。忽來函謂願精研華語。盼余往授之。惟月薪僅三十元而已。夫滬地生活奇

高。俸金三十。實同雞肋。然窮蹇多日。亦不得不姑且就之。余遂於客歲冬月上浣復來滬。

古耕未一月。舊雨伍君來訪。謂有友李君於虹口開設恆豐呢绒號。陰歷新正後。該號出納科主任馮君將約滿辭退。並云已將余轉薦。可即往接洽。余聞狂喜。深異機緣之遭遇。如此妙不可言。俗謂踏破鐵鞋無尋處。得來全不費工夫。信不誣也。乃立往該號面談。言定月薪七十元。年終時得於盈利中分享紅金若干。新正初五日起入號辦公。約定五年。約滿再議。此余自學校停頓後謀事經過之概略也。嗚呼。謀事者夥矣。有成者有不成者。有將成而卒未成者。有既成而忽變更者。總之。成者少而未成者多。有人浮於事之榮。幾多青年因憂傷而墮志。遇失望而輕生。可勝言哉。余事之美滿成功。可謂徵天萬幸。然余實不知其所以致成之道。惟始終堅信努力。不患無成功之日。惟患己無理事之才耳。

十四

(第廿六名)

鄭詠梅

一個人做的事值得多少。他得到的酬報也是多少。雖然有時有些人得到的錢少。而他做的事倒很有價值。這多半他們自己不知道用什麼方法。能使人家知我做的事是有價值。什麼樣人家情願給我大薪水。所以要謀相當的位置之前。也先要想想什麼樣纔人家

要我做事。什麼樣人家肯出我十足薪水。以上兩個問題有了解決。纔能得到圓滿的結果。

我現在把我的謀事經過說。但未說之前。我先講明。凡謀事者。必須要知道自己有多大本領。大約值多少錢。那種位置是最合宜。切不

可只想銅錢多。不管做得來做不來。亂做三千。一定很容易失敗。而且將來尋事更其要難了。這是要謹慎的。我本在某洋商工廠內做成本會計主任。一天忽然被他們辭退了。實在我一些也沒有錯處。我沒法祇得跑到兩個知己朋友那裏去謀謀事情。這兩個朋友在商界上是很有聲望的。我起先跑到第一個那裏。除了照常的寒暄。我就說。「A兄。某廠現在不要我做了。我想立刻得到一相當位置。不知你可以介紹介紹嗎。」我說了這句話之後。這屋裏忽然一靜。他才慢慢的說。「給你留心是了。」我見他說時帶着不誠意的表示。我只好就告辭了出來。我本是喜思想的人。我知道我今天做錯了。但恐怕錯了再錯。到第二個朋友那裏去也得到同樣的結果。所以我也考慮了二十四個鐘點。纔到第二個朋友那邊去。我見他時。我用很快活很爽快的語氣對他說。「B兄。我已經脫離某廠了。我順便走過。故來告訴你一聲。」我說完好像要走的樣子。B君拉我

的手說。「但是現在你要到那裏去做。」我對他笑嘻嘻的說。「你要問我到那裏去嗎。我想你一定記得。我從前在某廠中想出一個好的成本會計方法。間接可使廠中多賺十萬一年。而我所得的薪水祇有三千元——只十萬中百分之三罷了。」B說「你且住。你可是要尋生意麼。我現在有一句話你肯答應嗎。」我當然說答應的。他續說道。「請你待三天之後。假使我這裏沒有回音。你纔可到別處去謀事。你辦得到嗎。」我說。「我外面已托了好幾處。」B君說。「我想你三天總好等的。」我也乘此就答應了。後來有某大公司適少一像我這樣的人。經B君一說就成功。講定薪水每年三千六百元。而且這公司的總理很感謝B君。因爲代他們請到一相當的職員。B君倒感激我。因我不失他的約。等他二天。且我情願接受這位置。我呢。祇好謝謝自己的腦子吧。

這篇並非我自己的經過。實在是我朋友的事實。
鄭詠梅註

十五 (第廿八名)

孫樹興

民拾考進商大。補習商業教育。第經濟略細。不得不籌彌補之方。遂辦華特夜校於滬城。然所入不敷所出。蓋不注重於收費。而在將己之所學。轉授於人耳。乃時思善策。以充進益。適銀行簿記科需用傳票。單據賬冊。練習本。印數千分銷售之。每學期校中用書。襄助同學。

校教員。翌年三月設虹口分店於北四川路，經二所長之委派任職。分店西書櫃遠至今日。幾三歷寒暖。於斯職也精神之愉快興味之濃厚。倍覺往昔一以增長學識。二以聆晤賢達。故在店無論刷書搬書陳列整理。抖攬主顧接待教授。添配缺貨。推廣交易。無不斤斤焉盡心盡力以處之。非僅爲個人爲公司爲同仁已也。即于全國之文化教育上亦當肩些微責任。求學在校難免奢望位置冀奚似高薪。

十六（第廿九名）

自見商業雜誌社徵文「余之謀事經過談」後。余數年前謀事前後之經過情形。震盪胸頭。余一生處身社會。由昏昧時期至于覺悟時期。不可無記述之如左。

余年十四卒業于高小。當時並無意於商界求發展。故於商界上一切經驗學識。昧然不知。時余之家長亦以余年尚幼。學業未成。尙不能處身於社會。且家稍堪溫飽。故再入校求學。倏忽三年。始欲謀自立者。當時余腦間思想至爲可笑。(一)非地位較高者不願就。(二)薪俸稍慘者亦不甚願意。余既懷此。故對於商界似不甚經意。以爲此屑屑事固易易者。豈知事實與思想大不然。以謀事向親友托薦。親友都以干戈連年。商市阻滯爲辭。余亦聽之。以爲日後謀事必成。可斷言也。經二月有餘。眉目尙無所受刺激殊深。

金想若何大。一入商場。世情俱變。人心莫測。欲謀一立足之地。獲優越俸給。頗非易易。矧政局未靖。支持維艱。百業凋零。人浮於事乎。願青年如僕者。都宜培養陶冶。精審營謀。天下事從未可袖手而得也。既得之。甯犧牲心力。勤誠將事。諒解合作。徐圖發展。苟東掉西換。或輒或怠。雇主與被雇者。兩無裨益也。

秦宗圻

余既受此刺激。嘗於清夜捫心自問。我於商界上能貢獻者若何。其於商界上能爲設計者若何。其於商界上能經營者若何。是時余於昧朦中。稍露一線覺悟。蓋余之所學。絕對不合商界之用。(一)余之所學。於商界上無甚裨益。(二)關於商業上設計經營管理交際等。等都茫然不知。以此所望與自己實學較之。大相逕庭。不禁赧然而愧。

其後余每於親友前互道謀事之經過。親友之言曰。「謀一事皆須以切實功夫做去。經驗許多困難。在商業上用過苦工。費許多思想。始能造就大事業。如昏昏然昧昧然。未聞有成者。子血氣方剛。識力未定。萬不可懷自滿之心。」余聞是語。不覺大愧。以昔日行逕。引爲余深憂大戚者。

於是余由昏昧而悔而大悟。自既洞見缺欠商業知識。則不能不思謀所以補救之道。凡關於商界之出版物報紙之經濟新聞等。悉心研究。期得有價值之研究。增進學識。免再爲投機營利之虛榮心所淆惑。

又經數月。余仍以謀事委託。親友有阻撓余志者。蓋凡在社會商界上負有名望者。我去求之。多虛與委蛇。敷衍了事。語皆率常應酬語。不得要領而還者。屢再去。則又赧然不能啓口矣。又有親戚交情切

膚者。又位置卑小。無力爲人驟植。時難年荒。兵戈擾攘。人多以爲辭。以此相循。迄無一成。四顧環境。咨嗟不已。如此者又數月。毫無成績可觀。繼思吾人成一事。立一業。非有忍耐毅力。艱深勞苦者。不可得也。於是虛心下氣。凡往聽謀事眉目。必恭而聞其言。然後用極誠懇之言語。忍重出之。遇其領首時。則私心稍慰。余所托謀事者。凡四人。至是得某總理之驥植。有某絲廠之行位。在學習。余自念年將弱冠。

十七 (第三十名)

蔣漢傑

我自從在民國十五年學校卒業之後。就在北方暗中從事革命工作。最困難的。莫如黨部中經費支絀。不但各個工作人員的生活費用無法維持。就是黨部中一切應與應辦的事務。也因此無形停頓。這時我雖感覺到帝國主義者的經濟侵略。軍閥的禍國殃民。以及政

關於商界學識。又稍粗知一二。屈下位。而心有未甘。然以半年奔馳。之所。得。卒亦聽之。然終不懌。既至廠。則凡所有管理之法。多瞠目不能識。始悟向者所見之渺。寸。數月如一日。至今所處地位漸高。負完全之責任。故悉心受年長者之指導。衷滋愧。余就所居之地位。負完全之責任。故悉心受年長者之指導。數月如一日。至今所處地位漸高。負完全之責任。故悉心受年長者之指導。任心而已。

余既述余之謀事。既竟得經驗。凡三。

(一) 少年血氣方剛。識力未定。萬不可自滿。

(二) 謀事有不成。或有挫折者。須有忍耐。

(三) 既任事後。凡事須「恆心」做去。「責任心」又宜牢記在心。

余始而自負。無毅力。經挫折後。力戒自滿。思自己學問若何。謀事既成。抱恆心做去。以上皆余謀事前後經過之情形也。

治上。社會上。種種腐敗的。和不完全的舊制度。舊組織。非立刻起來作大規模的革命運動。不足以應現代人們的需要。和救中國於水火。但是因為迫於生計。也就不得不暫時放棄了黨務。而去謀糊口之計了。

我既存了這個意志。就在京津附近拜託了很多的朋友們。懇求他們替我設法位置。可是北京的機關雖是櫛比林立。然而總沒有我插足的所在。當時就聯想到東亞第一繁盛的上海市場了。以為上海的物質如此文明。商業如此發達。像我們略為懂得些商業知識的學生們。跑去至少可以謀得到一些職業。因此就很堅決的坐着海輪直達上海。首先就去拜託一位在某洋行裡當職員的要好同學。誰知那位同學平時在學校裡很是親熱的。今天忽然變了顏色。並且一口拒絕。這時我心裡既怒且愧。立刻的退出來。默默的想：『你我都是同一個學校裏畢業出來的。你今天得意了。難道我就永遠的達不到你的地位。永遠的不能得意嗎？難道一定要依靠你就不成嗎？』因此就在新申兩報。一方面登一個「待聘」的廣告。一方面就在徵求類欄內選擇比較與自己適當的職業。接連二三的寫信去。結果大都是沒有回音。其餘雖然有幾封覆信。但都要舖保和保證金。人地生疏的我。固然是缺乏殷實的舖保。而家貧如洗的我。又那裡來鉅額的保證金呢。所以後來一事情沒有謀得到。一天恰巧在路中遇見了一位同鄉。我就將這番情形。詳詳細細的告訴了他。他帶着譏笑似的說：『在現代的社會上。沒有金錢和勢力。是要出來謀事的你呢。我勸你快些回去罷。不要流落異鄉啊。』我聽了幾乎掉下淚來。深深的嘆了一口氣說：『唉還是回去吃乾飯罷好了。才會輪流到你。你現快些去跟着他。或者有幾分希望。』我聽

賦閒在家已有兩個多月了。眼看着家境一天不如一天。心裡實在有些不忍。因為父母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東湊西借的。把我勉強敷衍到學校畢業。滿望着我卒業之後。能在社會上謀一個職業。賺些銀錢回去。侍奉他們。今天不但不能在外生利。反而在家分利。自問良心怎能過得去呢。因此就引起我第二次出外謀事的念頭。那時恰巧我父親的老友姓易的做了廠長。於是我就告訴我父親。並請他寫了一封介紹信。坐着輪船直達首都。一二三次都遭擋駕。第四次才會見了。我就把我父親的信。很謹慎的遞給與他。他看完了。用十二分謙和的口調。和我說：『你要謀事嗎？很好。很好。不過政局不久要變動了。以我的意思。再好等變動以後。來替你謀一個比較長久的職業。現在你暫且先回去。以後再寫信給你便了。』這時我不但覺得他的話十分有理。並且感激他能够如此的體諒。我所以就依照他的話回來了。從此我天天在家翻閱報章。希望政局早日變動。一月以後果然變動了。於是我希望政局變動的心。一變而爲盼望廠長的好消息。一星期。二星期。一個月。都過去了。所謂好消息。仍舊如大石沉大海。毫無音訊。那時我的親戚和我說：『你坐在家裡能夠謀得到事嗎？要知道機會不能候人。祇有人去候機會啊。加之那位廠長的親戚至友很多。非得要把他自己的人擺佈好了。才會輪流到你。你現快些去跟着他。或者有幾分希望。』我聽

了他的話立刻就回去整理行裝。動身前去。誰知他竟換了一種口氣向我說：「哦。你來遲了。前幾天還有一個位置。可惜現在給人奪去了。然而沒法。祇有慢慢的替你想法了。」那時我雖忿恨交集。但是求人的事。有什麼法子呢。祇有忍氣吞聲。仍歸故鄉。自從這幾次失敗以後。我對於謀事灰心已達極點。然而生計迫。我不能因噎而廢食。祇得低首下心。仍舊去仰求於人。當時就懇求一位遠親。寫了一封介紹信。薦到上海某工廠那位廠長和我說：「我當極力替你設法。不過一時也難有機會。最好你先回去。以後我再通知你罷。」然而我不能聽他的話了。上次因為回去。失了機會。一錯安能再錯。因此就寫了幾封快信回去。向親戚朋友們多方的湊足了六十元預備住在上海等候機會。這時我一方面拜託很多的熟人。從旁代為吹噓。二方面接二連三的寫信去陳述我自己的苦況。等候一個多月。好不容易接到他一封回信。說已把我薦到某稅局。並且囑我立刻去會那位局長。以探詢他的意思。那位局長又把我薦到分局。誰知那分局長竟以「各席人滿」「無從安插」兩句話。完全將我拒絕了。所以我不得不回去見那稅局長。於是這位局長就用十二分圓滑和入世已深的言語向我說：「你是學校畢業的嗎。如此我勸你不必到稅務上來。我們這裏老實對你說。祇有『吃飯』和『拿錢』兩件事情。別的是學不到什麼東西的。你最好仍去找那位廠

長。請他把你薦到各機關或銀行裏去。也可練習練習。多得些經驗和學識呢。我這次的奔波跋涉。精神上和肉體上受了不少痛苦。但是仍舊沒有結果。你看多麼煩惱和沉悶呢。然而沒法。祇得仍去懇求廠長。於是就將我薦到安徽某統捐局。這次承蒙局長的垂青。委我為該局徵收課課員。但是到差還沒有滿兩個月。又聞局長有更動的消息。那末以後能否繼續在此。還要等新局長來時。再能定奪了。以上就是我二三年來謀事的經過。

體育叢書

吳邦先生偉 傑作 精心

足球訓練法

定價九角
郵費一角一分
國外郵費四角
上海法
郵費一角一分
馬漢

足球規則問答

定價九角
郵費一角一分
國外郵費四角
上海法
郵費一角一分
馬漢

籃球訓練法

定價九角
郵費一角一分
國外郵費四角
上海法
郵費一角一分
馬漢

勤奮新局書出版

(中國空)代售
(現在先)處
上海勞神父路中華全國體育協進會

司中央路華東運動器具公司
新南新書店 南京共和書局 (杭州)世界
書局 北平新亞書局 (廣州)商務印書館
及外埠各大書局

廿九號



中外商業大事記

植

(自民國十九年十二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十二月份

四 日

▲南京 國府禁止官吏從事投機交易。

▲哈爾濱 黑省發行哈洋角票二十萬元。

五 日

▲瀋陽 我國撫順煤礦自日人經營後已被探出煤三億零三十萬噸。

▲上海 市社會局令米店牌示米價。

六 日

▲瀋陽 南滿車在渾河橋附近出軌。

七 日

▲上海 (一)國際無線電臺開幕。(二)銀行界內債債權團成立。

八 日

▲上海 民七六厘公債、善後短期公債、奧國賸款擔保二四庫券、民十八賑災公債、軍需公債及民十九關稅公債舉行抽籤還本。

九 日

十 日

▲吉林 日人在敦化私設大豆混合保管抵押所。

十一 日

▲廣州 兩廣民用航空開幕。

十二 日

▲瀋陽 遼吉黑熱四省實行專買國貨火柴。

十三 日

▲南京 棉織品展覽會閉幕。

貨擾亂北滿市場。
哈爾濱 蘇俄貶價銷售火柴、棉布、紙烟、煤炭、石油等

勞工七司並設林墾署辦理西北及滿蒙墾植事務。
南京 實業部組織法設總務、農業、工業、商業、漁牧、礦業、

勞工七司並設林墾署辦理西北及滿蒙墾植事務。

海參歲 俄國辦進日茶九萬担。

上海 滬杭甬路長途電話裝置工竣。

南京 工商農礦兩部合併改組為實業部。

香港 萬國通寶銀行因謠傳美國總行倒閉發生擠兌

風潮。廣州支行亦擠兌。

瀋陽 馬賊襲劫四洮路客車。

上海 中國航空公司上海號飛機肇禍機身由空墜落死傷七人。

南京 工商農礦兩部合併改組為實業部。

香港 萬國通寶銀行因謠傳美國總行倒閉發生擠兌

風潮。廣州支行亦擠兌。

瀋陽 馬賊襲劫四洮路客車。

上海 中國航空公司上海號飛機肇禍機身由空墜落死傷七人。

南京 工商農礦兩部合併改組為實業部。

香港 萬國通寶銀行因謠傳美國總行倒閉發生擠兌

風潮。廣州支行亦擠兌。

比京 國際糖業會議決歐洲糖產限額為一、二二九〇〇〇噸。

南京 實業部組織法設總務、農業、工業、商業、漁牧、礦業、

勞工七司並設林墾署辦理西北及滿蒙墾植事務。

南京 實業部組織法設總務、農業、工業、商業、漁牧、礦業、

勞工七司並設林墾署辦理西北及滿蒙墾植事務。

南京 實業部組織法設總務、農業、工業、商業、漁牧、礦業、

勞工七司並設林墾署辦理西北及滿蒙墾植事務。

南京 實業部組織法設總務、農業、工業、商業、漁牧、礦業、

勞工七司並設林墾署辦理西北及滿蒙墾植事務。

華盛頓 美國本年對外貿易因受世界商業蕭索影響出口減百分之二・五。進口減百分之一〇強。

南京 實業部組織法設總務、農業、工業、商業、漁牧、礦業、

勞工七司並設林墾署辦理西北及滿蒙墾植事務。

十九日

大阪 中國銀行將設大阪分行。

瀋陽 遼省禁現洋出境。

廿六日

南京 行政院令同業須遵守行規。

二十日

新加坡 振豐及志誠兩大樹膠黃梨業工廠倒閉。

廿七日

紐約 銀行團募美金借款五萬萬圓維持墨西哥銀價。

處陸路入境貨物改徵單一稅。

廿一日

蕪湖 商人要求停徵附加米捐。

廿八日

東京 日本貿易入超本年約為五億七千萬元。

廿二日

南京 (一)滬烟沽水線收回。(二)蒙藏會議就蒙古設立工廠計劃。

三十日

(甲)於洮南張家口包頭西寧各設毛織工廠製革工廠各一所。(乙)於附近牧場及交通便利之地設製乳公司。(丙)於張家口包頭設罐頭公司。(丁)於洮南張家口包頭西甯各設肥皂洋燭公司。(戊)於洮南張家口設肥料工廠。

廿三日 哈爾濱 黑省鶴崑發現百方里面積煤田。

廿四日 南京 紡織業向實業部請求救濟。

廿五日 南京 全國稅關明日起實行裁厘。

有一千三百二十六家。

▲東京 日本國富昭和四年度結算為八三、三八五、〇〇〇圓。

金鼠牌香煙



價 煙
錢 味
巧 好

品出司公煙成華海上

請 謹 著 明 由 商 業 雜 誌 介 紹



絲經

(自民國十九年十二月一日至三十一日下敘此)

十二月份絲經市況。上旬幾趨停滯。海外綢廠停業日增。華絲歐銷不動。各絲商態度消極。除一片虧蝕聲外。此外無足記述。中旬益形沉寂。緣海外各國經濟益呈不安。行倒閉者日有所聞。絲織廠多數停工。生絲銷費益減。存絲充厚。廠銷不動。紐約里昂現絲已有兩星期無市。滬埠去電類均不轉。開工之三十餘家絲廠。均以乾繩繭聲。期絲解清。存絲激增。轉瞬年關。銀根益緊。絲繭押款催償甚急。有絲廠經海外來價祇八百兩。廠方成本須九百餘兩。絲市前途仍難無處押貸。周轉無資。提早停止年假。以省開支。自十五日起。絲廠繼續停工者。又達二十家左右。年關期近。政府發行之蘇浙滬廠絲業公債一千萬元。核發尙需時日。屆期絲商無資理償。宣告破產者。當不在少數。上週中除國內綢商稍有購進。以及印莊補空成交。黃白絲經數十包外。絲價續疲。華商虧蝕。洋莊停頓。海外華絲有行。

無市。生絲市況無可記述。下旬初因耶節洋行休假三日。英莊談判之廠經。交易尙不寂寞。而海外絲銷漸趨活動。旬初紐約來電探詢廠經市價。英倫亦有電轉交易。歐美各綢商。因鑒廠經價跌至最低限度。乘機拋購春綢原料。紐約倫敦生絲市場。捏石手中之貨。已拋出不少。廠經等市價。旬初三日中。已步漲華銀數十兩。惜入冬以來。絲價一落千丈。現雖電轉絲價趨漲。而廠商仍須虧本。(中身B級樂觀。茲將海外華絲市價列表於下。(紐約每磅價單位金元。里昂每基羅價單位法郎。)

| | (絲別) | (紐約) | (里昂) |
|------|------|------|------|
| 高等滬經 | 二・七五 | 二八八 | |
| 上等滬經 | 二・三〇 | 二四七 | |

| | | | |
|-----------------------|--------|--------|------|
| 中等滬經 | 一・九五 | 二〇三 | |
| 下等滬經 | 一・五五 | 一五八 | |
| 上等魯經 | 二・二五 | 二〇〇 | |
| 上等川經 | 二・二〇 | 二〇三 | |
| 上等灰經 | 一・三五 | 一二八 | |
| 上等乾經 | 二・〇〇 | 一七五 | |
| 中等乾經 | 一・五〇 | 一二九 | |
| 下等乾經 | 一・一五 | 〇九五 | |
| 上等大經 | 一・七〇 | 一三八 | |
| 下等大經 | 一・〇五 | 〇九〇 | |
| 上等白經 | 〇・九五 | 〇八一 | |
| (牌名) (最高價) (最低價) (差額) | | | |
| 二十支立馬 | 一七一・〇〇 | 一六六・〇〇 | 五・〇〇 |

十二月份棉紗市況。上旬因商民及各路客幫靜待國歷年關結帳。
現銷頗滯。中旬長江流域現需稍增。南路與北方依然斷續不定。下
旬長江流域及南北濱海各省均有過年貨交易。尤以川粵等邦需
路為暢。期紗受現紗之暗示。及出廠稅加重之影響。新多頭活動甚
力。茲將中日現紗高低價列後。(單位元)

| | | | | | | |
|---------------|------------|--------------|------------|----------|----------|----------|
| 十六支大金人富貴藍鳳鐘城發 | 牧羊福瑞一四五・五〇 | 地牧歡喜雙龍一七二・五〇 | 三星寶華一六五・〇〇 | 富貴一六一・〇〇 | 仙桃一六七・七五 | 豐城一七〇・〇〇 |
| 一五二・〇〇 | 一五二・〇〇 | 一五一・〇〇 | 一五六・〇〇 | 一五六・〇〇 | 一五六・〇〇 | 一六六・〇〇 |
| 一五七・五〇 | 一四八・七五 | 一五二・〇〇 | 一五二・〇〇 | 一五二・〇〇 | 一五二・〇〇 | 一六九・〇〇 |
| 一五六・七五 | 一四八・七五 | 一五二・〇〇 | 一五二・〇〇 | 一五二・〇〇 | 一五二・〇〇 | 一六九・〇〇 |
| 〇・七五 | 二・二五 | 一・〇〇 | 一・〇〇 | 一・〇〇 | 一・〇〇 | 〇・七五 |

| | | | | | | | |
|-------|--------|--------|------|-------|--------|--------|------|
| 日光 | 一五六・〇〇 | 一五三・二五 | 二・七五 | 天官 | 一三四・五〇 | 一三三・七五 | 一・七五 |
| 仙桃 | 一五五・七五 | 一五三・〇〇 | 二・七五 | 白荷蜂 | 二三九・二五 | 一三九・二五 | 二・七五 |
| 地璣 | 一五二・〇〇 | 一五二・〇〇 | 二・七五 | 嘉禾 | 一二五・〇〇 | 一二五・〇〇 | 二・七五 |
| 二十支藍 | 一四五・〇〇 | 一四三・〇〇 | 二・〇〇 | 紅荷蜂 | 二三二・五〇 | 一三一・〇〇 | 一・五〇 |
| 紅財神 | 一三七・〇〇 | 一三四・〇〇 | 三・〇〇 | 地璣 | 一三三・五〇 | 一三三・〇〇 | 〇・五〇 |
| 十六支天官 | 一五四・二五 | 一五二・七五 | 一・五〇 | 紅魁星 | 一三八・〇〇 | 一三五・五〇 | 二・五〇 |
| 醒獅 | 一五五・〇〇 | 一五三・五〇 | 一・五〇 | 大寶 | 一三七・〇〇 | 一三六・〇〇 | 一・〇〇 |
| 雙龍 | 一五一・〇〇 | 一五〇・〇〇 | 一・〇〇 | 三星 | 一二二・五〇 | 一二一・〇〇 | 〇・五〇 |
| 飛機 | 一四八・七五 | 一四八・〇〇 | 〇・七五 | 十六支福島 | 一二三・〇〇 | 一二一・〇〇 | 二・〇〇 |
| 汽球 | 一五六・五〇 | 一五五・五〇 | 一・〇〇 | 三馬 | 一二三・〇〇 | 一二一・〇〇 | 二・〇〇 |
| 紅魁星 | 一五七・〇〇 | … | … | | | | |
| 雙象 | 一五〇・〇〇 | … | … | | | | |
| 十二支金城 | 一五〇・五〇 | 一四八・〇〇 | 二・五〇 | | | | |
| 輪船 | 一四一・二五 | 一四一・〇〇 | 〇・二五 | | | | |
| 十支大發 | 一四〇・五〇 | 一三九・二五 | 一・二五 | | | | |
| 金雞 | 一三九・二五 | 一三八・〇〇 | 一・二五 | | | | |
| 金城 | 一三一・二五 | 一二八・〇〇 | 三・二五 | | | | |
| 孔雀 | 一四〇・〇〇 | 一四〇・〇〇 | … | | | | |
| 火機花 | 一三八・七五 | 一三五・〇〇 | 三・七五 | | | | |

●棉花

十二月份棉花市況。上旬現貨交易不多。中旬因紐約棉電因華爾街波動，消費減少，賣戶壓迫而跌。下旬海外形勢仍鮮發展，國內因貨缺及陝西花尚未湧到，多頭與廠家乘機收貨，高峯竟見三十五兩。按滬棉有此飛黃騰達，皆輒空之力也。茲將現棉外棉市價列后。

▲現棉市價表(單位兩)

| (花名) | (最高價) | (最低價) | (差額) |
|------|-------|-------|------|
| 陝西花 | 三四・二五 | 三三・七五 | •五〇 |
| 火機花 | 三二・七五 | 三一・五〇 | 一・二五 |

| | | | | |
|-------|-------|-------|-------|------|
| 善後 | 十二月 | 九三・九〇 | 九三・四五 | ○・四五 |
| 現 | 一月 | 九〇・二〇 | ： | ： |
| 六二・三五 | 六三・〇〇 | 六二・六〇 | ○・四〇 | |
| 六一・四五 | 六二・〇〇 | 六一・四五 | ○・五五 | |
| 一月 | 六二・〇〇 | 六二・三五 | 一・〇〇 | |
| 十二月 | 六三・三五 | 六二・三五 | 一・〇〇 | |
| 現 | 六三・八〇 | 六二・二〇 | 一・六〇 | |
| 編遣 | 十二月 | 六三・二〇 | 六二・二五 | |
| 編遣 | 一月 | 六二・三〇 | 六一・四〇 | |
| 編遣 | 二月 | 六一・四五 | 六一・二〇 | |
| 編遣 | 十二月 | 六一・四〇 | ○・九〇 | |
| 現 | 六一・四五 | 六一・二〇 | ○・二五 | |
| 裁兵 | 七月 | 七六・五〇 | 七六・〇〇 | ○・五〇 |
| 裁兵 | 十二月 | 七六・二五 | 七五・五〇 | ○・七五 |
| 裁兵 | 一月 | 七五・九〇 | 七五・二〇 | ○・七〇 |
| 裁兵 | 二月 | 七二・八〇 | 七二・二五 | ○・五五 |
| 七長 | 現 | 八四・〇〇 | 八三・三〇 | ○・七〇 |
| 整六 | 十二月 | 八四・六〇 | 八三・八〇 | ○・八〇 |
| 整六 | 現 | 六八・五〇 | 六八・〇〇 | ○・五〇 |
| 整六 | 十二月 | 六八・七〇 | 六八・〇五 | ○・六五 |
| 整六 | 一月 | 六九・五五 | 六八・五〇 | 一・〇五 |
| 二月 | 六九・六〇 | 六九・一〇 | ○・五〇 | |
| （種類） | （現期） | （最高） | （最低） | （差額） |
| 海提花 | 三三・五〇 | …… | …… | …… |
| 萊貢花 | 三一・五〇 | …… | …… | …… |
| 姚花 | 三一・六〇 | …… | …… | …… |
| 善後 | 三一・七五 | …… | …… | …… |

公債

十二月份公債市場上旬期貨各債買賣初頗盛旺。五日後大戶進出減少。交易一落千丈。各債跌多漲少。中旬各債買賣異常清淡。下旬適值歲末。各業結束之際。市上買賣依然稀少。逐日新做交易甚微。茲將最近各債價格列表如下。(單位元)

九六

十二月

二一·三五
二〇·五〇
○·八五

九六

一月

二二·七〇
二一·〇〇
○·七〇

十二月份米市。上旬常錫蘇蜆各邦來源湧旺。關北與南市銷場互

九六

二月

二二·八〇
二一·五〇
○·三〇

有暢滯。但出新未久。後到聯接供過於求。行情步疲。中旬初則價尚

九六

七八·七〇

七七·四〇
一·三〇

平穩。迨下旬陰雨連綿。薄稻及南帮機更等。到貨不旺。而店舖等

九六

七八·七五

七七·四〇
一·三五

略有購進。價遂喝起。下旬始則到銷兩旺。價格站定。及後蘇常錫蜆

九六

七七·六〇

七六·四五
一·〇五

尤關券一月。七七·六〇。七六·四五。一·〇五。等各帮來源暢旺。南北兩市河積一百餘號店舖等去化呆滯。售價

九六

七六·七〇

七六·三〇
〇·四〇

尤關券二月。七六·七〇。七六·三〇。〇·四〇。疲跌。

九六

七八·九〇

……
……
……

尤善後現。七八·九〇。七七·六〇。一·三〇。疲跌。

九六

七八·九〇

……
……
……

尤善後十二月。七八·九〇。七六·八〇。一·一五。疲跌。

九六

七八·九五

……
……
……

尤善後一月。七八·九五。七六·八〇。一·一五。疲跌。

九六

七六·四〇

……
……
……

尤善後二月。七六·四〇。七六·一五。〇·二五。疲跌。

九六

七五·八〇

……
……
……

尤捲烟現。七五·八〇。七五·三〇。〇·五〇。十二月份洋厘。以年關伊邇。遵用國歷。銀錢各業均已從事準備。結

九六

七六·一五

……
……
……

尤捲烟十二月。七六·一五。七五·六〇。〇·五五。東市面清淡。銀洋用途。遂亦難有起色。上旬厘價盤旋於七錢二分

九六

七四·三〇

……
……
……

尤捲烟一月。七四·三〇。七四·〇〇。〇·三〇。四五厘之間。中旬銀錢業都半宣告結束。對於業務上已無進展趨

九六

三四·三〇

……
……
……

金長現。三四·三〇。……。勢。厘價平穩。在七錢二分四厘七毫半至二毫半之間。

九六

三四·五〇

……
……
……

金長十二月。三四·五〇。三四·五〇。十二月份銀拆市況。上旬始高終疲。由一錢六分跌至六七分之間。

九六

三五·〇〇

……
……
……

金長一月。三五·〇〇。……。中旬銀拆更疲。最高僅六分。旬末則白借無息。下旬最高為六分。最

九六

七六·〇〇

……
……
……

金長現。七六·〇〇。……。低為二分云。

●米

附上海金融

●洋厘

十二月份洋厘。以年關伊邇。遵用國歷。銀錢各業均已從事準備。結東市面清淡。銀洋用途。遂亦難有起色。上旬厘價盤旋於七錢二分。四五厘之間。中旬銀錢業都半宣告結束。對於業務上已無進展趨勢。厘價平穩。在七錢二分四厘七毫半至二毫半之間。

●銀拆

十二月份銀拆市況。上旬始高終疲。由一錢六分跌至六七分之間。中旬銀拆更疲。最高僅六分。旬末則白借無息。下旬最高為六分。最低為二分云。

● 標金

十二月份標金市況。上旬漲風猛烈。銳不可當。惟變幻亦劇。波濤洶湧。殊難措手。逐日竟有四五兩起落。初即趨上峯。惟最低價到過五百九十五兩九錢。是後頻上青雲。衝出六百兩大關。蓋以海外銀市及本埠匯票迭次掛縮。一般空頭以受環境逼迫。忍痛補進。於是疊見高峯。迨五日已到六百十六兩二錢。九日竟逸出六百三十兩大關。次日曾穿出六百四十兩之關。中旬因聞海外電訊。美國又發生倒閉銀行消息。為防匯票再跌。空頭急補。十二日已逼近五十兩。十三日一度到過六百五十二兩四錢。已開千古未有紀錄。迨後更見猛烈。逸出六十兩大關。忽謠傳大通銀行將大批現金出口。遽再現千古未有之六百七十一兩新紀元。下旬雖無重大變幻。而波濤亦不小。日有十餘兩差度。動輒二三兩或至五六兩之興仆云。

● 外匯

十二月份外匯市況。仍續低落。英匯掛牌價於五日低至一先令六辨士。一般進口商鑑於投機者在匯市之舉動。漸起恐慌。多將外匯趕速結價。其後復現新低價。為一先令四辨士七八五云。

中國果醬



Fruit Jam

果子醬為配食麵包之妙品。力能引味助化。本公司細加研究。務求清潔。適合衛生。確有駕乎舶來品之上。價廉物美。備佐餐用。非常有益。出品如杏子。雪梨。蘋果。花紅果。香瓜。無花果。山楂。桔子等。質料裝罐。皆極美備。攜帶便利。家常旅行。不可缺也。每罐大洋二角五分。大幫批發。格外克己。

上海冠生園食品公司啓

總店 南京路
支店 河南路
老店 九畝地

紹介(誌雜業商)由明聲請



實業博覽會着手籌備

- 地點……北平
- 時期……本年
- 規模……國際

京訊。行政院為籌備北平國際實業博覽會事。特訓令實業部遵照。其文如次。

▲為令飭事。案據北平市政府呈稱。據北平總商會呈稱。竊查繁榮北平之策甚多。然實行無期。無補實際。北平舉行博覽會業經決定。實行。應請飭下趕速組織。以慰市民殷望。等情。據此。查關於北平舉行博覽會一事。職市何前市長任內於十八年一月間曾經詳細計劃。當已擬訂進行程序。組織大綱。令由社會局籌辦。旋以時局關係。遂致停頓。同年七月間。前工商部商品陳列所主任吳大業在平召

或

貨

欄

集談。以工商部擬於民國廿年籌辦國際實業博覽會。成立設計委員會。並報告孔部長有將該會在平開會之意。職府亦經派員前往參加。討論所得。除函部請速籌進行外。別無具體結果。此以前職府等計劃舉辦博覽會經過之大概情形也。茲據該總商會呈請

前情。伏思平市地處衝要。舊為首都。握文化之中心。總工商之樞紐。古物寶器。見重藝林。珊瑚璧鈍。並稱佳製。而故宮園林。宏奇環麗。尤為世界人士所稱道。際茲百業凋敝之秋。誠宜利用固有特點。將歷代古物出品。兼收並蓄。蒼萃一堂。舉行大規模之博覽會。藉以招致游衆。吸收外資。庶幾調劑金融。振興市面。維持文化。發展工業。均有裨益。該總商會陳請各節。不為無見。市內自治界人士亦復有同樣之提議。顧茲事體大。規劃籌備。頭緒繁縝。以職市現時才力而論。未克單獨擔任。擬懇仰院俯賜主持。准予飭知主管部。趕速核訂中央

與地方共同經營辦法。俾得早日實現。以慰衆望。等情據此除指令。呈悉。查博覽會洵屬繁榮北市扼要之策。前由工商部提議在北平開國際實業博覽會。經中央政治會議第一百八十一屆會議議決。於民國二十年舉辦在案。現在為期已迫。仰候令飭實業部從速籌備。俾得依期舉行可也。此令。

~~~~浙西四大煤田之蘊藏~~~~

▲估計在一萬萬噸以上

▲省府已積極籌畫開採

浙江省礦產蘊藏甚富。而浙西舊湖州府屬諸縣尤為著名。省政府為

開闢蘊藏起見。已積極籌畫開採。其各煤田儲量估計在一萬萬噸

以上。現據礦產調查所調查長興等四處煤田報告如下。

▲長興煤田 長興煤田西接皖省之廣德。東達稻堆山之西端。北

至張家口。南迄牛頭山。東西長十五公里。南北寬四公里。其中煤田

區域約有四十公方里。可探煤量估計逾四千餘萬噸。實為浙江省之

一大煤庫。

▲和平鎮煤田 和平鎮在長興縣之東南十七公里。各大煤層與

長興煤田同其厚度。離地面一百公尺以下。一千公尺以上。當有二千一百餘萬噸之儲量。此外附近高山之麓及深谷之間。就其煤苗

露頭估計蘊量亦甚豐富。

▲橫山橋煤田 橫山橋在吳興縣城北九公里。地濱太湖。交通甚為便利。此次調查惜為斷層所阻。範圍不大。東西約長三公里。南北約長四公里。共約十四公方里。所含煤量皆易採掘。各煤層厚薄與長短相等。估計儲量當有四千萬噸。考其地面情形與長興礦煤似屬同一系。

▲銅官山煤田 銅官山在武康縣西北十公里。處於莫干山之南。至日月洞始見煤苗露頭。洞內石層為砂岩。砂岩之上時見綠色斑點。銅質與石英侵入岩內之故。據分析報告。礦石成分含銅百分之二十四。煤百分之三五。是項煤礦蘊蓄雖較薄弱。但綿長數十里皆是。故儲量當亦可觀云。

~~~~火柴業進行國營~~~~

□資本歸國家所有 □營業由商人自定
□中外貨銷數均等：

我國火柴業。迭受瑞典商人之侵略。營業日衰。頻經呼籲。稍事挽回。然以我國稅則受各國不平等條約所載明。在同一貨物外人人物稅。不能超出華人人物稅之上。須得中外同等之待遇。因此我國火柴業。稅則與外商平等。而原料成本較外商為重。自難與外人相競爭。且長此以往。永處於瑞典商人之侵略下。毫無振拔之餘地。是以東北火柴商已發起火柴公賣。藉以挽回國貨於萬一。而東南各省對於公賣一項。尚多窒碍。未易實行。茲悉蘇粵商人迭經呈請實業部進行火柴國營。其詳細辦法為：（一）各火柴廠之資本。移轉歸國家所有。（二）火柴營業權。仍歸商人執掌。（三）各廠製造火柴之數額。根據全國人民需要之統計。及平日各廠出數之多寡為標準。不得超過需要之統計。而外來火柴亦列入平均需要之統計中。即中外火柴。對於我國需要上。以平等銷售為原則。（四）如某一商標之火柴。銷數低落。則由政府限制其減少出數。以免出品過剩。而將減少出數之數量。歸全國火柴廠平均增加。（五）全國需要數增加或減少時。亦由中外火柴平等增加或減少之。此則商人賴政府之力。以發展國家之商業。政府盡扶助商人之責。以培植國家之實業。聞實業部已在致慮中。大致有實現之可能云。

本刊第五卷總目錄



▲自第五卷第一號起至第五卷第十二號止

●第五卷 第一號

編輯者言 編 者

土地增價稅 馬寅初

中國實業不振之大原因 劉鴻生

銀價暴跌有無方法救濟 李培恩

商人研究經濟思想之方法 唐慶增

高等商業教育與勤商儉學問題壽景偉

實業家黃鴻鈞之經驗譚 記 者

中國航業前途之大危機 周退之

海外之中國飯館業 戈公振

荷屬東印度國際貿易演進史略 黃素封

交通事業與企業精神 錢祖聞

▲國產綢緞業專欄

商業雜誌 第五卷 第十二號

本刊第九卷總目錄

●第五卷 第二號

編輯者言 編 者

王延松對於提倡國貨之重要意見

中國捲菸業概論及現在之危機 陸雨田

中國生絲之檢驗問題 王維駟

一九二九年美國商業之盛況 朱家讓

荷屬東印度國際貿易演進史略(續) 黃素封

余之謀事經過譚(本社徵文第三題第一名)

新發明電人管理車輛情形 吉 人

中國貧弱之源 不 衰

余之謀事經過譚(本社徵文第三題第三名)

我國之幣制本位問題 陳雄冠

余之謀事經過譚(本社徵文第三題第三名)

▲插圖 中國內衣織布廠裁縫部

| | | | |
|----------------------|-----|---------------------|-----|
| 鈔票之鑑別法 | 王棟 | 四川之蠶絲業 | 高事恆 |
| 綢緞業經營之秘訣(本社徵文第二題第六名) | 沈錫榮 | 景德鎮瓷業之概況及今後之發展計劃 | 張承椿 |
| ▲國產綢緞業專欄 | | 一九三〇年美國商業之危機 | 朱家讓 |
| 毫悟青年 | 一農 | 現代日本婦女的職業 | 張光宗 |
| 我國絲綢業的衰敗現狀及今後的救濟 | 沈夕秀 | 貼現概論 | 丘瑞曲 |
| 中外商業大事記 | 蓮子 | 余之謀事經過譚(本社徵文第三題第二名) | 劉兆咸 |
| 上海商情——附上海金融 | 宗 | 烟台商業概談 | 郝子澄 |
| 國貨欄 | | 今日吾國商人應有之覺悟 | 唐慶增 |
| ▲商人俱樂部 | | ▲外國在華商社小統計 | 新芬 |
| 商店職員應受軍事訓練之討論 | 孟昭 | 外匯奇縮中之國貨良機與今後上海商人 | |
| 汽車運輸為國富之源 | 吉人 | 之責任 | 沈廷凱 |
| 商人與國家前途之關係 | 夏藝琦 | 四川之蠶絲業(續) | 高事恆 |
| 商人對於推銷貨品應所注意者 | 鄧步瀛 | 改進華絲之研究 | 王維駕 |
| 做廣告須知 | 虞惠通 | 余之謀事經過譚(本社徵文第三題第四名) | 管希夷 |
| ▲插圖 工商部上海生絲檢驗處淨量室 | | 提倡國產絲綢 | 丘瑞曲 |
| 編輯者言 | | 貼現概論(續) | |
| 中國工商業何以不能發達 | 唐慶增 | 布莊與染坊業經營之秘訣(本社徵文第二題 | |
| 後 | | 第四名) | 儀金 |
| 余所望於吾國信託公司者 | 張宜 | 最近國產機器之發明 | 俞寧頤 |

▲插圖 發明國貨照相材料之陳筱舫君

●第五卷 第四號

編輯者言

編 者

商店失敗之原因

虞惠通

紗布交易所中的幾個奇異名詞

金明昌

保險之種類

惠通

商店失敗之原因

虞惠通

| | | | | | |
|---------------------------------|----------------------------|---------------|---------------|---------------|---------------|
| 天原電化廠調查記 | 記者 | 商店櫥窗陳列法 | 朱武叔譯 | 余之謀事經過譚 | 施伯珩 |
| 中外商業大事記 | 蓮子 | 貼現概論(續) | 丘瑞曲 | 商店櫥窗陳列法(二) | 朱武叔譯 |
| 上海商情 | ——附上海金融 | 宗 | 中外商業大事記 | 貼現概論(續) | 丘瑞曲 |
| 國貨欄 | | | 上海商情 | ——附上海金融 | 宗 |
| 國貨欄 | | | 上海商情 | ——附上海金融 | 宗 |
| ▲商人俱樂部 | | | 上海印染股份有限公司參觀記 | 光宗 | 貼現概論(續) |
| 中國商人於近代世界商業應有之覺悟 | | | 中外商業大事記 | | 上海印染股份有限公司參觀記 |
| 絲業述略 | 王導毅 | 銀價暴跌對於吾國實業之影響 | 溫宙芳 | 上海商情 | ——附上海金融 |
| 商人對於體育宜注意說 | 鄧步瀛 | 保險之利弊 | 祝天齡 | 國貨欄 | |
| ▲插圖 | (一)天原電化廠之鹽酸塔攝影 | 佛蘭克林小傳 | 陳朝發 | 上海商情 | ——附上海金融 |
| (二)上海市民提倡國貨會參加南京國貨陳列會開幕時之國貨商場攝影 | 門(一)上海中華國產聯合大商場之正門 | 現代商業之組織 | 虞惠通 | 國貨欄 | |
| 國貨陳列會開幕時之國貨商場攝影 | 門(二)上海中華國產聯合大商場攝影 | 如何利用公餘 | 朱朝焱 | 上海商情 | ——附上海金融 |
| ▲插圖 | (一)上海中華國產聯合大商場之正門 | 商業發展之助力 | 金明昌 | 上海印染股份有限公司參觀記 | 光宗 |
| 各國著名商業城鎮及其位置 | 虞惠通 | 對於現在商人的供獻 | 殷惠言 | 中外商業大事記 | |
| ▲插圖 | (一)上海印染公司之印花機(二)上海印染公司工廠攝影 | 各國著名商業城鎮及其位置 | 虞惠通 | 上海印染股份有限公司參觀記 | 光宗 |
| 桐油事業之研究及其改良方案 | 張復 | 編輯者言 | 朱朝焱 | 上海印染股份有限公司參觀記 | 光宗 |
| 桐油事業之研究及其改良方案 | 張復 | 編輯者言 | 金明昌 | 上海印染股份有限公司參觀記 | 光宗 |
| 一九二九年美國與遠東貿易概觀 | 趙鏡元 | 編輯者言 | 殷惠言 | 上海印染股份有限公司參觀記 | 光宗 |
| 余之謀事經過譚 | (本社徵文第三題第五名) | 編輯者言 | 朱朝焱 | 上海印染股份有限公司參觀記 | 光宗 |
| 華茶產銷近狀 | 俞寧頤 | 編輯者言 | 金明昌 | 上海印染股份有限公司參觀記 | 光宗 |
| 福州商業調查及其經過 | 林樂生 | 編輯者言 | 殷惠言 | 上海印染股份有限公司參觀記 | 光宗 |
| 四川之蠶絲業(續) | 高事恆 | 編輯者言 | 朱朝焱 | 上海印染股份有限公司參觀記 | 光宗 |
| 四川之蠶絲業(續) | 朱濤 | 編輯者言 | 金明昌 | 上海印染股份有限公司參觀記 | 光宗 |
| 被侵害之中國航權 | 李雲良 | 編輯者言 | 殷惠言 | 上海印染股份有限公司參觀記 | 光宗 |

| | | | | | |
|----------------------|-----|---------------------|-----|-----------------------|-----|
| 國際匯兌習題 | 王善鈞 | 編輯者言 | 編者 | 商品產地一覽(一) | 虞惠通 |
| 解除國內糧食貿易束縛論 | 李雲良 | 工業化之國際觀 | 何蕭朝 | ▲插圖 (一)全國工商會議開幕典禮(二)坎 | |
| 余之謀事經過譚(本社徵文第三題第七名) | | 長途汽車購料問題 | 張延祥 | 拿大商務考察團抵滬情形(三)上海 | |
| 四川之蠶絲業(續) | 沈修庵 | 電力灌溉與民食問題 | 王振漢 | 大華呢絨廠國貨呢絨冬裝展覽會開 | |
| 商店櫥窗陳列法(三) | 高事恆 | 公司會計 | 朱濤 | 會攝影 | |
| 中國夏布工業 | 余寧頗 | 清代流行之外幣述略 | 葉作舟 | | |
| 中國經濟學社第七屆年會誌盛記 | 者 | 從改革鹽政說到金融問題 | 李朋三 | | |
| 中外商業大事記 | 楨 | 國際匯兌習題(續) | 王善鈞 | | |
| 上海商情——附上海金融 | 宗 | 余之謀事經過譚(本社徵文第三題第八名) | | | |
| 國貨欄 | 徐若星 | 編輯者言 | 編者 | | |
| ▲商人俱樂部 | | 工廠內之建議制 | 張延祥 | | |
| 商業發展之障礙 | 朱朝森 | 德國幣制恐慌的根源及其救濟方法的研究 | 范漢初 | | |
| 余之謀事經過談 | 無名氏 | 福州錢莊及其最近營業的衰落 | 連鼎元 | | |
| 商品產地一覽(一) | 虞惠通 | 中國製革工業 | 俞寧頗 | | |
| ▲插圖 (一)上海國貨時裝展覽大會會場正 | | 公司會計(續) | 朱濤 | | |
| 門(二)上海國貨時裝展覽會場秀表演 | | 余之謀事經過譚(本社徵文第三題第九名) | | | |
| 對於自殺者之感言 | 馬南山 | 廣西梧州商業之調查 | 陳敦庸 | | |
| 英國大經濟學家馬休爾的軼事 | 鄒枋 | 龍青業經營之祕訣 | 朱朝森 | | |
| 如何去做推銷員 | 王漪萍 | 欲求中國商業之發展必先提倡保險事 | 何養石 | | |
| 攝影 | | | | | |

●第五卷 第八號

銀行與商業之關係

林萍倩

| | | | | | |
|-------------------|------------------|-----------------|-------|-------------|---------------|
| 業 | 仲維 | 中日生絲對美貿易之研究 | 吳承禧 | 世界新聞紙需給之概況 | 張天策 |
| 廠基店址之選擇 | 虞善彰 | 菲列濱米之進口稅與東方產米狀況 | 程文謙 | 物價漲落和貨幣的購買力 | 莫一堅 |
| 余之謀事經過譚 | (本社徵文第三題第十名) | | | 余之謀事經過譚 | (本社徵文第三題第十二名) |
| 中外商業大事記 | 薛謨 | | | | |
| 上海商情——附上海金融 | 宗楨 | | | | |
| 國貨欄 | | | | | |
| ▲商人俱樂部 | | | | | |
| 中國商人應有的認識與修養 | 蔚一 | 我國商人宜重視票據論 | 王士企 | 紅茶業經營之祕訣 | 俞鶴巖 |
| 絲業生產改良問題及其海外推銷之根本 | 李鑄九 | 捲烟業經營之祕訣 | 章乃身 | 中外商業大事記 | |
| 方案 | | | | | |
| 談談我們的店 | 崔觀鑫 | 上海商情——附上海金融 | | | |
| 余之謀事經過情形 | 吳恥庸 | 國貨欄 | | | |
| ▲插圖 | (二)上海冠生園糖菓展覽會之一部 | 重農輕商觀念之謬誤 | 虞惠通 | 紅茶業經營之祕訣 | 俞鶴巖 |
| 份 | (二)上海冠生園糖菓展覽會情形 | 愛用國貨風氣之普及 | 華企雲 | 中外商業大事記 | |
| ●第五卷 第十號 | 編輯者言 | 滿蒙鐵路調查 | | | |
| 編輯者言 | | 職員之選擇 | | | |
| 科學管理法之作用與目的 | 王雲五講 | 慎交 | | | |
| 工作標準 | 王雲五講 王逢辛記 | 編輯者言 | | | |
| 科 | 編輯者言 | | | | |
| 學 | 編輯者言 | | | | |
| 管理 | 編輯者言 | | | | |
| 法 | 編輯者言 | | | | |
| 之 | 編輯者言 | | | | |
| 作 | 編輯者言 | | | | |
| 用 | 編輯者言 | | | | |
| 與 | 編輯者言 | | | | |
| 目 | 編輯者言 | | | | |
| 的 | 編輯者言 | | | | |
| 王 | 編輯者言 | | | | |
| 雲 | 編輯者言 | | | | |
| 五 | 編輯者言 | | | | |
| 講 | 編輯者言 | | | | |
| 科 | 編輯者言 | | | | |
| 學 | 編輯者言 | | | | |
| 管 | 編輯者言 | | | | |
| 理 | 編輯者言 | | | | |
| 法 | 編輯者言 | | | | |
| 之 | 編輯者言 | | | | |
| 作 | 編輯者言 | | | | |
| 用 | 編輯者言 | | | | |
| 與 | 編輯者言 | | | | |
| 目 | 編輯者言 | | | | |
| 的 | 編輯者言 | | | | |
| 王 | 編輯者言 | | | | |
| 雲 | 編輯者言 | | | | |
| 五 | 編輯者言 | | | | |
| 講 | 編輯者言 | | | | |
| 王 | 編輯者言 | | | | |
| 雲 | 編輯者言 | | | | |
| 五 | 編輯者言 | | | | |
| 講 | 編輯者言 | | | | |
| 王 | 編輯者言 | | | | |
| 雲 | 編輯者言 | | | | |
| 五 | 編輯者言 | | | | |
| 講 | 編輯者言 | | | | |
| 王 | 編輯者言 | | | | |
| 雲 | 編輯者言 | | | | |
| 五 | 編輯者言 | | | | |
| 講 | 編輯者言 | | | | |
| 王 | 編輯者言 | | | | |
| 雲 | 編輯者言 | | | | |
| 五 | 編輯者言 | | | | |
| 講 | 編輯者言 | | | | |
| 王 | 編輯者言 | | | | |
| 雲 | 編輯者言 | | | | |
| 五 | 編輯者言 | | | | |
| 講 | 編輯者言 | | | | |
| 王 | 編輯者言 | | | | |
| 雲 | 編輯者言 | | | | |
| 五 | 編輯者言 | | | | |
| 講 | 編輯者言 | | | | |
| 王 | 編輯者言 | | | | |
| 雲 | 編輯者言 | | | | |
| 五 | 編輯者言 | | | | |
| 講 | 編輯者言 | | | | |
| 王 | 編輯者言 | | | | |
| 雲 | 編輯者言 | | | | |
| 五 | 編輯者言 | | | | |
| 講 | 編輯者言 | | | | |
| 王 | 編輯者言 | | | | |
| 雲 | 編輯者言 | | | | |
| 五 | 編輯者言 | | | | |
| 講 | 編輯者言 | | | | |
| 王 | 編輯者言 | | | | |
| 雲 | 編輯者言 | | | | |
| 五 | 編輯者言 | | | | |
| 講 | 編輯者言 | | | | |
| 王 | 編輯者言 | | | | |
| 雲 | 編輯者言 | | | | |
| 五 | 編輯者言 | | | | |
| 講 | 編輯者言 | | | | |
| 王 | 編輯者言 | | | | |
| 雲 | 編輯者言 | | | | |
| 五 | 編輯者言 | | | | |
| 講 | 編輯者言 | | | | |
| 王 | 編輯者言 | | | | |
| 雲 | 編輯者言 | | | | |
| 五 | 編輯者言 | | | | |
| 講 | 編輯者言 | | | | |
| 王 | 編輯者言 | | | | |
| 雲 | 編輯者言 | | | | |
| 五 | 編輯者言 | | | | |
| 講 | 編輯者言 | | | | |
| 王 | 編輯者言 | | | | |
| 雲 | 編輯者言 | | | | |
| 五 | 編輯者言 | | | | |
| 講 | 編輯者言 | | | | |
| 王 | 編輯者言 | | | | |
| 雲 | 編輯者言 | | | | |
| 五 | 編輯者言 | | | | |
| 講 | 編輯者言 | | | | |
| 王 | 編輯者言 | | | | |
| 雲 | 編輯者言 | | | | |
| 五 | 編輯者言 | | | | |
| 講 | 編輯者言 | | | | |
| 王 | 編輯者言 | | | | |
| 雲 | 編輯者言 | | | | |
| 五 | 編輯者言 | | | | |
| 講 | 編輯者言 | | | | |
| 王 | 編輯者言 | | | | |
| 雲 | 編輯者言 | | | | |
| 五 | 編輯者言 | | | | |
| 講 | 編輯者言 | | | | |
| 王 | 編輯者言 | | | | |
| 雲 | 編輯者言 | | | | |
| 五 | 編輯者言 | | | | |
| 講 | 編輯者言 | | | | |
| 王 | 編輯者言 | | | | |
| 雲 | 編輯者言 | | | | |
| 五 | 編輯者言 | | | | |
| 講 | 編輯者言 | | | | |
| 王 | 編輯者言 | | | | |
| 雲 | 編輯者言 | | | | |
| 五 | 編輯者言 | | | | |
| 講 | 編輯者言 | | | | |
| 王 | 編輯者言 | | | | |
| 雲 | 編輯者言 | | | | |
| 五 | 編輯者言 | | | | |
| 講 | 編輯者言 | | | | |
| 王 | 編輯者言 | | | | |
| 雲 | 編輯者言 | | | | |
| 五 | 編輯者言 | | | | |
| 講 | 編輯者言 | | | | |
| 王 | 編輯者言 | | | | |
| 雲 | 編輯者言 | | | | |
| 五 | 編輯者言 | | | | |
| 講 | 編輯者言 | | | | |
| 王 | 編輯者言 | | | | |
| 雲 | 編輯者言 | | | | |
| 五 | 編輯者言 | | | | |
| 講 | 編輯者言 | | | | |
| 王 | 編輯者言 | | | | |
| 雲 | 編輯者言 | | | | |
| 五 | 編輯者言 | | | | |
| 講 | 編輯者言 | | | | |
| 王 | 編輯者言 | | | | |
| 雲 | 編輯者言 | | | | |
| 五 | 編輯者言 | | | | |
| 講 | 編輯者言 | | | | |
| 王 | 編輯者言 | | | | |
| 雲 | 編輯者言 | | | | |
| 五 | 編輯者言 | | | | |
| 講 | 編輯者言 | | | | |
| 王 | 編輯者言 | | | | |
| 雲 | 編輯者言 | | | | |
| 五 | 編輯者言 | | | | |
| 講 | 編輯者言 | | | | |
| 王 | 編輯者言 | | | | |
| 雲 | 編輯者言 | | | | |
| 五 | 編輯者言 | | | | |
| 講 | 編輯者言 | | | | |
| 王 | 編輯者言 | | | | |
| 雲 | 編輯者言 | | | | |
| 五 | 編輯者言 | | | | |
| 講 | 編輯者言 | | | | |
| 王 | 編輯者言 | | | | |
| 雲 | 編輯者言 | | | | |
| 五 | 編輯者言 | | | | |
| 講 | 編輯者言 | | | | |
| 王 | 編輯者言 | | | | |
| 雲 | 編輯者言 | | | | |
| 五 | 編輯者言 | | | | |
| 講 | 編輯者言 | | | | |
| 王 | 編輯者言 | | | | |
| 雲 | 編輯者言 | | | | |
| 五 | 編輯者言 | | | | |
| 講 | 編輯者言 | | | | |
| 王 | 編輯者言 | | | | |

五(第十七名).....徐縉卿

六(第十八名).....盧培仁

七(第十九名).....文俊

八(第二十名).....賈乙青

九(第二十一名).....醉櫻

十(第二十二名).....陸學煥

十一(第二十三名).....李修睦

十二(第二十四名).....王性成

十三(第二十五名).....胡大齡

十四(第二十六名).....鄭詠梅

十五(第二十七名).....孫樹興

十六(第二十八名).....秦宗圻

十七(第二十九名).....蔣漢傑

十八(第三十名).....楨

中外商業大事記

上海商情——附上海金融

國貨欄

本刊第五卷總目錄

▲插圖 上海義生機皮製物第一工廠全景

請 聲 明 由 來 業 雜 (誌) 介 紹

是搪瓷界冠軍

成舶來品勁敵

事實上首先創造瓷粉

事實上首先創造貼花

事實上首先創造掛墻

事實上製品精良

事實上銷路最廣

事實上最近承各方惠

賜巨著。至感。茲

特錄名介紹如左。

銀行週報

建國月報

人文月刊

記者週報

明德旬刊

青心畫報

政治月刊

商學研究

會計月刊

工商半月刊

中東半月刊

新北方月刊

中東經濟月刊

浙江省政府公

上海物價月報

中東經濟月刊

中央大學商學

院叢刊

上海商業雜誌社啓



益豐搪瓷公司

事務所老北門大街

電話南市六三九號

商

16. 15.14.13.12.11.10.9. 8. 7. 6. 5. 4. 3. 2. 1.

工商會計月刊
中東經濟月刊
浙江省政府公
上海物價月報
中東經濟月刊
中央大學商學
院叢刊

●本社徵稿條例

- (一) 凡名人著作商業專論商業討論商業調查商業統計商業常識商業新聞商界名人傳商人俱樂部等作品不論選著譯述不拘文言白話一律歡迎投稿
- (二) 投寄之稿請寫清楚以免錯誤稿中西文及數字尤祈注意
- (三) 如係譯稿請將原文題目原著者姓名出版日期及地點詳細註明能將原文檢附尤為便利
- (四) 投寄之稿每篇字數自數十起至六千止
- (五) 稿末請註明姓名住址以便通信至登載時如何署名聽投稿人自定
- (六) 投寄之稿登載與否本社隨時酌定不能預先通知原稿亦概不退回惟如來稿時附足相當郵資聲明必須退回者於一月內亦可照辦
- (七) 投寄之稿須實事求是不尚空論如短篇著作文理不通本社可代增刪但投稿人不願他人增刪者請於稿末聲明
- (八) 投寄之稿俟揭載後除新聞外酌奉薄酬如下
- (甲) 每篇酬現金自一元至二十元
- (乙) 每篇酬本報自一期至一年
- (丙) 尤有關係之稿當特別從優議酬
- 前項酬金本社於月底結算在本埠者飭人送上在外埠者由郵匯寄
- (九) 投寄之稿如業經先期於他處發表者雖經本社揭載恕不致酬
- (十) 投稿請寄上海四川路九江路中央大廈A十二號內本社收

| 民國二十年五月出版 | | | | | | | | | | 第五卷 第十二號 | |
|--|-------------------|-------------------|------------|---------------------------|----------------|-------------------|--------------------------------------|--------|--------|--------------------------------|----------------------------|
| 版權許所轉總發行所 | | | | | | | | | | 出版者 上海商業雜誌社 | |
| 廣告等級地位 | | | | | | | | | | 華豐印刷鑄字所 | |
| 上例係一期價目 廣告登在特別地位價目另訂 | 廣告概用白紙黑字如用色紙或彩印另議 | 廣告如有圖版由本社代辦者照收製版費 | 廣告費每期出版後付清 | 廣告文字中西均可 在登載廣告期內贈送本報一份 | 特等 超等 優等 | 封面及底面之裏頁 夾在正文中 | 全 面 一百廿元 八十元 四十元 二十五元 | 半 面 | 半 面 | 上海 中央 大廈 A 十二 樓 | 四 川 路 九 江 路 |
| 冊一版出每月每冊數一冊全年十二冊 | 郵費 | 本埠 | 日本 | 外國 | 價格 | 二角二分 | 一分 | 新嘉蒙古及日 | 新嘉蒙古及日 | 各埠各大書店 | 各埠各大書店 |
| 凡定期閱者報資郵費均請先惠郵局之處可用郵 票代現作九五折計算以半分一分二分為限空 函恕不作復 | 每冊 | 每冊 | 每冊 | 每冊 | 元 | 元 | 元 | 元 | 元 | 元 | 元 |

上海商業雜誌社啟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為新聞紙類

A.B.C.

高等西裝
TRADE A.B.C. MARK 新式內衣

中國內衣公司

SPORT

運動器具 路康勝製 製造廠 路京南上海發行所

請由商業雜貨公司介紹